

初盛唐貶謫文學與山水詩之興起： 以張說與珠英學士為中心*

李奇鴻**

摘 要

本文聚焦於珠英學士與張說 (667-731)，探討貶謫文學與山水詩的興起，揭示盛唐抒情的轉型歷程。從宮廷詩人脫離應制語境出發，指出即便非處宮廷，仍於異地調動人際網絡，延續既有的語法，藉詩作寄寓忠誠之情與起復之願，形成「離而未離」的傾向。且若觀察張說，顯示貶謫詩不僅表達情感，亦有著人事往還與政治斡旋的功能。進一步地，山水在貶謫詩中益發重要：從異地疏離的窮山惡水，轉而成為在地抒情的對象。其中關鍵在以遊歷取代貶謫失意，拓展出知覺與情意交融的在地視角。而其間的群體遊賞與唱和，隨著《岳陽集》之流布，推動盛唐詩風的審美轉型。總體而言，張說的政途升降與唱和作品，既豐富了貶謫文學的意義，也促使山水詩之形成，為盛唐詩風格奠定基礎。

關鍵詞：張說，珠英學士，貶謫，宮廷詩，山水詩

* 本文初稿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第一屆唐宋詩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2025 年 5 月 23-24 日），感謝講評人許銘全老師的悉心指教，修訂稿復蒙本刊審稿人提點賜正，謹申謝忱。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電子郵件信箱：chihunglee@saturn.yzu.edu.tw，ORCID：0009-0008-3789-5940

一、前言

有關初盛唐文學的演變，歷來已有諸多研究，然若將視角聚焦於武周至玄宗時期政治興替與文學變化之間的交織互動，則仍有深入探討的空間。早在陳寅恪 (1890-1969) 觀察到武后時期士人升降情形，係以破格提拔文人的方式組織政治勢力，此時文學重心位於宮廷之內。當時文學活動多圍繞於應制與宴遊，內容以稱頌盛德、阿諛讚頌為主，即使如四傑、陳子昂 (661-702) 等人有所批評，但終歸是蚍蜉撼樹，難撼動主流格局。推動文學風貌轉變的契機，與神龍之變及其後的大規模貶謫有關。這是初唐以來首次大規模逐黜文人，包括許多素以應制詩見長的珠英學士，而當這些宮廷詩人遠離原有權力中心，其作品與思維亦隨之發生轉變。考察這些貶謫詩作，不僅能觀察到詩人與政治權力的離合關係，更促使山水書寫逐漸成為詩歌主題之一，進而奠定盛唐山水詩的基礎。由是，從宮廷應制到貶謫逆境、再至山水興起，構成一條可資理解初盛唐詩學變化的脈絡。本文即以珠英學士與張說 (667-731) 為中心，重探初盛唐間貶謫文人之集體書寫，進而揭示山水詩興起及其語境。

開元前期是形成盛唐文學的最後關鍵，其斷限與內涵主要可從政治與文學兩方面看待。在政治方面，汪錢 (1916-1966) 提出玄宗 (r. 712-756) 在安定皇位之際不同程度地採用姚崇 (651-721) 與張說，而雙方立場之不同，造就了「吏治與文學之爭」的局面。¹ 這場紛爭在開元十三年 (725) 張說任集賢院學士時白熱化，其中集賢十八學士儼然成為朝中不可忽視的勢力。² 在文學方面，殷璠（生卒年不詳）《河岳英靈集》序中列舉武德、貞觀、景雲、開元等階段，最後指出「開元十五年後，聲律風骨始備矣」，認為此際文學已趨成熟、文質彬彬。³ 學界亦多加肯認並加以延伸，例如王運熙 (1926-2014) 與趙昌平 (1945-2018) 從經濟、政治、文化乃至文人社會地位、文人心態等，指出各方面條件皆已俱足，遂而形成後人眼中的盛

¹ 唐長孺等編，《汪錢隋唐史論稿》（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唐玄宗時期吏治與文學之爭——玄宗朝政治史發微之二〉，頁 196-208。

² 張說評價禮部侍郎與集賢學士之優劣，認為「侍郎，自皇朝已來，為衣冠之華選」，然學士更勝一籌，可見集賢學士在當時頗受眾人稱羨。劉肅撰，許德楠、李鼎霞點校，《大唐新語》（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 11，〈褒錫〉，頁 165。

³ 殷璠編，傅璇琮校點，《河岳英靈集》，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14），頁 156。

唐之音。⁴ 可以說，開元前期作為盛唐詩風孕育完成的關鍵時段，不僅充斥政治整合與文學典範競爭，更是宮廷文學侍臣與學士群體躍升的重要階段。尤其宮廷內文學侍臣與學士的動向，牽引著天下文人「四海晏清，士無賢不肖，恥不以文章達」之心，文學遂成為仕進的必經之路。⁵

倘若聚焦於唐代文學發展，貶謫文人及其文學無疑是重要因素。尚永亮較早對此提出系統性論述，武后朝貶官之盛，文人身分流動劇烈，加上「大浪淘沙」式的用人策略，使得大量貶謫作品得以湧現，構成初盛唐文學的一大現象。⁶ 值得注意的是，初唐著名文人貶謫時期的作品，不僅自成風格，亦有成集傳播之趨勢。例如，初唐四傑之一的王勃（650-676）曾被逐出王府而入蜀，途中有一系列紀行詩，被用以「用宣行唱，編為三十首，投諸好事焉」。⁷ 神龍時期，宋之問（656-712）流貶嶺南時創作一系列紀行詩作，武平一（c. 683-c. 741）也將其勒編成集。張說雖曾三任宰相，卻也被貶欽州、岳州，期間頗多文人唱和，自為《岳陽集》傳世。⁸ 此類貶謫詩集的流傳，不僅顯示有頗多「好事者」熱衷於整理與品評文學，更反映出貶謫作品具備政治再起的潛在價值——一旦獲得起復，過往的書寫經歷與詩集編纂便轉化為政治與文學雙重資本。因此，這些貶謫作品正因離開宮廷應制的語境，所呈現出個人情感與人事關懷，在宮廷與江湖的往復之下，推進了文學發展。

從前述脈絡審視之下，歷經武后、中宗、玄宗朝的張說可謂是指標性人物。張說歷任珠英學士、弘文學士、集賢學士，長期活躍於宮廷文人圈之中，被視為開元前期文壇盟主，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擅寫碑誌的「大手筆」。在政治方面，張說獎掖後進，提拔張九齡（678-740）、孫逖（696-761），推薦賀知章（659-744）、房琯（697-763）等人，都對盛唐文人與文學有著深刻影響。有關張說政途浮沉與人際交往，陳祖言、熊飛對於其年譜傳記的考論已析之甚詳，為張說建立起詳盡的生平。⁹ 在文學成就方面，葛曉音從山水詩的發展論張說統合二謝、調和情景關係的

⁴ 王運熙，《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增補本》（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釋〈河岳英靈集序〉論盛唐詩歌〉，頁 96-105；趙昌平，《趙昌平自選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開元十五年前後——論盛唐詩的形成與分期〉，頁 63-85。

⁵ 杜佑撰，王文錦等點校，《通典》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 15，〈選舉三·歷代制下（大唐）〉，頁 357。

⁶ 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頁 25-27。

⁷ 王勃著，楊曉彩點校，《王勃集》（太原：三晉出版社，2017），卷 4，〈入蜀紀行詩序〉，頁 50。

⁸ 王泠然（692-725）〈論薦書〉：「相公昔在南中，自為《岳陽集》。」董誥等編，《全唐文》第 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 294，頁 2982。

⁹ 陳祖言，《張說年譜》（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4）；熊飛，《張說年譜新編》（新北：花

重要性，周睿則進一步突出張說貶謫期間山水詩中的「幽憤心緒中的淒婉美感」。¹⁰ 至於貶謫書寫，尚永亮特重張說岳州時期，指出其更多投向外在自然，結合謫居悲情和山水，堪稱盛唐貶謫文學的代表之一；林霞則透過歸類貶謫詩中的意象，分析貶謫前後的心態差異。¹¹ 總體而言，學界肯認張說貶謫時期的文學價值，也認為從中蘊含著盛唐時代的文人精神。

通過前述，學界對初盛唐文學發展之時代背景、主題演變與重要人物已有豐富論述，卻也逗引出新的疑惑：宮廷文學與貶謫文學之間如何相互轉換、變通？又如何形成山水詩？過去多傾向將貶謫視為個人生命階段或心理狀態的背景條件，認為創作情境與自我認知的轉變，自會帶動題材與情志的變化。倘若以聞一多（1899-1946）評論四傑「從宮廷到山河」為發想，加之考量到神龍之貶為唐代首次大規模貶謫事件，並注意到珠英學士大多嫻熟於宮廷應制，於是情境的不同，勢必會對宮廷詩人、文學侍臣身分產生動搖。¹² 換言之，貶謫帶來的衝擊不只是政途失利，於文學方面是對群我關係的重新調整。本文認為，此一場景構成初盛唐詩學發展中的一次轉向。

職是，本文由初唐宮廷詩與其情境出發，以文學技巧與心態調整的視角，觀察詩人遠離宮廷、直至貶所的系列作品，並依此討論宮廷文學、貶謫文學乃至山水詩的興起。首先，以神龍之貶前夕的珠英學士為核心，指出宮廷詩人在脫離應制情境後，如何延續原有語法與詩學慣習，形構成「離而未離」的書寫姿態。其次，聚焦於貶謫情境中的唱酬實踐，從逐臣間的唱和與贈答詩中，觀察詩人如何藉詩重申忠誠、寄託起復心態，並重建異地人際網絡。再次，轉向張說岳州時期，探討山水如何從異境景觀轉化為在地眼光，透過群體遊賞與詩歌互動，展現盛唐山水詩形成過程中的集體抒情樣貌。

木蘭文化出版社，2012）。熊飛後出轉精，將陳譜更加細緻化。就貶謫時間而論，熊飛修正神龍元年（705）還至荊州的行跡，以及確考任荊州長史為開元五年春。

¹⁰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唐前期山水詩演進的兩次復變——兼論張說、張九齡在盛唐山水詩發展中的作用〉，頁 76-92；周睿，《張說：初唐漸盛文學轉型關鍵人物論》（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40。

¹¹ 尚永亮，〈唐宋貶謫詩的發展嬗變與特點〉，《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0.3（太原：2007），頁 34-44；林霞，〈蹉跎遠宦心：張說的意象書寫與貶謫心態〉，《海峽人文學刊》，4.2（福州：2024），頁 65-73。

¹² 聞一多，《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北京：三聯書店，2012），《唐詩雜論》，〈四傑〉，頁 35；相似討論見：古川末喜，〈初唐四傑の文学思想〉，《中国文学論集》，8（福岡：1979），頁 1-27。

二、神龍之貶的前夕：珠英學士時期的宮廷文學

在討論貶謫文學之前，本節須先討論其所對應的情境為何。學界定義貶謫文學為在政途遭遇貶謫期間的詩作，這自然不必爭論，不過，需要廓清的是與其他情境的不同之處。在唐代，詩歌具有相當程度的社交功能，比如干謁、送別、公讌、應制、酬唱等，反映當時以文學相互往來的現象。宮廷方面，多有同官聯事的相互唱酬，比如太宗時期《翰林學士集》，收錄君臣唱和詩作五十一首，反映宮廷唱和的頻繁，武后時期則有《珠英集》，為文臣編纂類書之餘，編集佳作而來，又如中宗時期《景龍文館記》，記述文館活動與應制活動，足見當時宴會遊樂之興盛。¹³ 可以說，初唐時期宮廷文學仍處主流，而貶謫文學在當時仍方興未艾。倘若以行動者的角度而言，貶謫意味著離開原有場域，情境已然改變，但詩歌的社交功能仍具，因此，在貶謫文學形成之初，其與宮廷文學的離合關係，為本節的關注重點。

初唐宮廷文學活動在太宗時期初見端倪，之後，在武后 (r. 690-705)、中宗 (r. 684, 705-710) 主導之下，已經有了較為固定的模式與更大的規模，而相較於文學所頌美的盛世，實際上的政治情況，則因頻繁的政權交替顯得動盪不安。對比六朝以來由遊戲性論宮廷文學活動，初盛唐宮廷更多的是潛藏權力關係的應制活動；例如，傅璇琮 (1933-2016) 分析武則天時期的宮廷詩，指出在頌聖文學外表下，其實是誅殺、貶逐、流放的恐怖環境，又如安東俊六指出宮廷內的文學活動與個人仕途息息相關，其間蘊藏著競爭意識。¹⁴ 由此，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1946-2026) 指出，宮廷文學，尤其是應制活動的產物，很難有個人情志出現，甚至出現格式化的創作模式，也就是「承題—描寫—反應」的三部式語法。¹⁵ 須予注意的是，初唐宮廷活動並不僅限於應制之作，群臣之間的唱和往還亦相當頻繁；其中具代表性的作品，無疑為崔融 (653-706) 所編之《珠英集》。此一以朝士為主體的選集，不

¹³ 有關太宗朝與中宗朝的宮廷文學活動，可參考：賈晉華，《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景龍文館記》與中宗朝文館學士詩人群〉，頁 41-72。

¹⁴ 傅璇琮，《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鄭州：大象出版社，2004），〈武則天與初唐文學〉，頁 200-218；安東俊六，〈景龍宮廷文學の創作基盤〉，《中國文學論集》，3（福岡：1972），頁 13-24。

¹⁵ 宇文所安著，賈晉華譯，《初唐詩》（臺北：聯經出版，2007），附錄一，〈宮廷詩的「語法」〉，頁 439-442。

僅呈現當時宮廷的審美趣味與詩學取向，更值得注意的是，《珠英集》亦反映了朝士們在不同情境底下，藉由詩歌維繫人事往來，及其在應酬與表意之間的多樣嘗試。

《珠英集》五卷，又稱《珠英學士集》，為聖曆年間在張昌宗 (c. 642-705) 倡議下，朝廷召集具文學才識之士編修《三教珠英》時的附帶產物。¹⁶ 該集成書時間，約在《三教珠英》完成的長安元年 (701) 之後或略晚，約於長安二年。¹⁷ 有意思的是，此時距離神龍元年的大規模貶謫，僅有三年之隔；此次遭貶的數十人之中，即有多位文人曾任珠英學士，部分更於日後轉任景龍年間的修文館文士。就文學史角度而言，神龍之貶所帶來的政治震盪，不僅牽動人事流變，亦衝擊宮廷文學，為審美趣味與創作取向的轉變提供了契機，而《珠英集》正處於神龍之貶的前夕，為本文提供良好的對照。回過頭來，從現存殘卷推敲，《珠英集》內的作品並非一時一地，也非純是君臣應制之作。時間較遠者有作於垂拱二年 (686) 〈古意〉以及〈北使長城〉，較近者有作於長安元年的〈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雲卿從在西岳作〉，時間跨度達十餘年，可見這本選集不只有編纂類書時的唱酬，亦薈萃各人知名或代表之作。¹⁸ 另一方面，《珠英集》所收錄的詩作主題豐富多元，聶永華指出，集中共有應制、樂府古題、贈答送別、詠史、言志抒懷五種主題。¹⁹ 過去學界焦點之一是觀察律詩定型的歷程，如成員李嶠 (645-714) 的百詠以及崔融《新定詩格》都對格律有著深遠影響；如今，我們還可以探討那些非應制情境下的詩作，進而求索從宮廷到貶謫之間的草蛇灰線。

《珠英集》當中的應制之作，大抵呈現以宮廷或上位者為對象的中心化的思

¹⁶ 史傳稱《三教珠英》的編纂動機是為了掩飾張昌宗的劣跡名聲；學界考察珠英學士群成員，認為其多有與二張相附者。劉昫等，《舊唐書》，收入楊家駱主編，《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 78，〈張昌宗傳〉，頁 2707；王蘭蘭，〈《三教珠英》考補與發微〉，收入杜文玉主編，《唐史論叢·第 17 輯》（西安：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2014），頁 107-123；劉全波，〈武周時代的類書編纂者群體及其影響——以「珠英學士」為中心〉，《敦煌學輯刊》，3（蘭州：2021），頁 129-146。不過，《珠英集》應沒有政治因素，性質較似《朝英集》，以收錄朝士詩歌為主。

¹⁷ 崔融編，徐俊輯校，《珠英集》，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前記〉，頁 57。

¹⁸ 〈古意〉之繫年，見沈佺期、宋之問撰，陶敏、易淑瓊校注，《沈佺期末之間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1），〈沈佺期末之間簡譜〉，頁 783。王無競 (652-705) 之繫年，見傅璇琮等，《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瀋陽：遼海出版社，2012），頁 215。

¹⁹ 聶永華，〈「珠英學士」詩歌活動考論〉，《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37.3（鄭州：2004），頁 106-110。

維。在數量上，應制詩出乎意料地相當稀少，僅有一詩題帶有應制，聶永華認為另有兩首亦屬應制，但從二詩自述「微末忝閑從，兼得事蘋藻」、「微臣昧所識，觀俗書此詞」來看，皆為主動奉呈，而非嚴格意義的承接應命之作。²⁰ 集中〈從幸香山寺應制〉是沈佺期 (c. 656-c. 714) 在預修《三教珠英》時陪幸讌遊之作：

南山奕奕通丹禁，北闕峨峨連翠雲。
嶺上樓臺十地起，城中鐘鼓四天聞。
旃檀曉閣金輿度，鸚鵡晴林采眊分。
願以醍醐參聖酒，還將祇苑當秋汾。²¹

此詩異文頗多，尤其落句《英華》作「還將祇苑當秋汾」，而在 S.2717 作「身身歌賦幸金□」，然闕漏處較難釋義，故此處採用陶敏 (1938-2013) 的校對版本。全詩為標準的應制之作：前二句承題中的皇帝巡幸之行，隊伍自宮闈出發，蜿蜒深入山林；中四句則轉入對香山佛剎的描寫，兼及建築之宏麗與山中氣候之清和；最末反應情志，以醍醐參酌聖酒、祇苑當作秋汾，又拓出一層以佛教語彙隱喻王道政治的轉移。詳細地說，醍醐代指精妙佛法，意指最上妙之法味，與聖上賜酒的共同處，乃取其澤被天下之意，而帝王巡幸香山寺，亦可視為呼應漢武帝 (r. 141-87 BCE) 〈秋風辭〉中「上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欣然，中流與群臣飲燕」之情景；更甚者，因其地理位置，不免聯想起太宗 (r. 626-649) 〈臨洛水〉「豈必汾陰曲，秋雲發棹歌」，藉以彰顯呼應太平治世的政治旨趣。²² 結尾的個人反應，很好地體現應制詩的審美取向，即巧妙地融合政治教化與當下主題，並指向上位者的對話中心之表達結構。

相比於《翰林學士集》描繪出太宗皇帝為絕對中心的文學活動，《珠英集》的構成並不以應制為主，而傾向呈現出宮廷內部人才濟濟、眾聲喧嘩的文學盛況，這顯示應制並非唯一的審美標準。然尤值注意者，在於其部分作品並非產於宮廷宴集，而係源自出使或旅途寄懷等背景，此類詩作雖創作於宮廷之外，卻也在融合了

²⁰ 另二首應制是〈辛丑歲十月上幸長安時雲卿從在西岳作〉與〈駕幸長安奉使先往檢查〉。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272；崔融編，《珠英集》，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卷 4，頁 61；卷 5，頁 77。

²¹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 1，頁 28。

²² 蕭統編，李善注，《文選》第 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 45，頁 2025；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4），卷 3，頁 43。

宮廷語法之餘，承襲著既有的文學傳統。比如在《珠英集》中，胡皓（生卒年不詳）〈奉使松府〉為遠離宮廷情境下的作品：

蜀山匝地險，漢水接天平。波濤去東別，林嶂隱西傾。
露白蓬根斷，風秋草葉鳴。孤舟忽不見，垂淚坐盈盈。²³

前四句是符合宮廷審美的典雅對仗，呈現出空間上的動態轉換：「蜀山」對「漢水」、「地險」對「天平」、「波濤」對「林嶂」、「東別」對「西傾」，在意象組合與語義屬性上展現均勻的對稱。然而，與應制詩不同的是，開頭未明顯承接題旨「奉使」之職志或朝廷託命，而專注於途中景物與心境遞進。若從宮廷詩常見的三部式語法視角加以觀察，此詩略去首部「承題」，集中於「描寫—反應」的展開。後半部分，則藉由景色過渡到抒情，秋天當中蓬草隨風飛舞，蕭瑟的枝桠樹葉也充斥耳邊，最後，並非以「我」、而以第三人稱視角，由遠而近地聚焦在這位愁思滿面、淚眼婆娑的使臣身上；此種收尾方式，或不自覺地延續宮廷詩講求情感節制的特徵，側面反映出宮廷詩的影響。同樣地，胡皓另首收於《珠英集》的〈夜行黃花川〉，同為入蜀途中所作，在結構上亦呈現出個人化的傾向：

的的夜綿綿，劍斗歷高天。露浩空山月，風秋洞壑泉。
饑鼯啼遠樹，暗鳥宿長川。借問邛關道，遙遙復幾年。²⁴

首句連用兩組疊字（「的的」、「綿綿」）造就聲韻上的連綿漫長，次句「劍斗」，有異文作「斜斗」，即星辰北斗高懸夜空，兩句一指時間、一指空間，造就契闊寂寥之感。²⁵ 三、四句轉入視覺與聽覺的交錯描寫，「露浩」與前首「露白」相似，形容月光之潔白冷冽，而「風秋」亦再度出現，形容秋風蕭瑟——詞語在位置上的重複，顯示對仗有程式化傾向。五六句側重聲音感，「饑鼯」化用謝朓（464-499）「飢鼯此夜啼」句，²⁶ 亦見於盧照鄰（634-686）、陳子昂詩中，其與「暗

²³ 崔融編，《珠英集》，收入傅璇琮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卷5，頁88-89。

²⁴ 同前引，頁89。

²⁵ 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2），《全唐詩外編·補全唐詩》，頁20。

²⁶ 謝朓著，曹融南校註，《謝宣城集校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卷3，〈遊敬亭山〉，頁240。

鳥」並舉，渲染出夜行山林中荒涼、杳寂的聽覺場景。最後，詩人自問：這綿延漫長的邛關道，要幾年才能走完？乃將地理空間的遼遠轉化為時間維度上的遲滯與迷惘，實為詩人對於旅程艱長與前途未卜的抒情轉折。此種結尾方式，與〈奉使松府〉末句之「垂淚坐盈盈」同樣節制而含蓄的抒情方式，一定程度上顯示了宮廷審美傾向的開放性，更說明應制的規制並非絕對的標準，而是能夠應對不同場合有所調節。

前述胡皓詩作僅為《珠英集》中可見個案，此類遵循宮廷語法結構的作品，在集內文人詩作中應非罕例，惟《珠英集》今僅存殘卷，已難以窺測。幸而，在珠英學士中，屬張說詩作傳世最為完整、數量亦為諸人之冠，保留諸多創作於出使、外任、流貶期間的詩篇，不僅可補《珠英集》佚失之闕，亦能從中見出宮廷詩語法於不同情境的內化與延續。如〈被使在蜀〉與〈再使蜀道〉，即分別書寫兩次入蜀經驗的作品，〈被使在蜀〉僅存四句：「即今三伏盡，尚自在臨邛。歸途千里外，秋月定相逢。」²⁷ 首二句聚焦於時令推移，「三伏盡」與「尚自在」形成對比，拈出奉使他方的滯留狀態；三四句轉向抒情言志，以「千里」與「秋月」強調地理遙隔與遙相望，強調望歸的指向性——「定」字彷彿帶有制約與約定，指向對家鄉和宮廷的嚮往。相似作意在〈再使蜀道〉也可見得：

眇眇葭萌道，蒼蒼褒斜谷。煙壑爭晦深，雲山共重複。
古來風塵子，同眩望鄉目。芸閣有儒生，輶車倦馳逐。
青春客岷嶺，白露搖江服。歲月鎮羈孤，山川長返覆。
魚遊戀深水，鳥遊戀喬木。如何別親愛，坐去文章國。
蟋蟀鳴戶庭，蠨蛸網琴筑。²⁸

詩題「再使」即暗示非初次出使，由「葭萌道」（廣元）、「褒斜谷」（終南山）的先後順序來看，推知是回程的連綿歸鄉之途。接著，以遠望視角描寫雲霧深壑與重巒疊嶂，構築出道阻且長的氛圍，為其後轉折埋下伏筆。緊接著，詩人利用兩個形象表達情感：一是離鄉的風塵子，上承十九首的遠遊思歸的遊子書寫，相比尋常望鄉流淚不止的情緒，這裡以「眩目」壓抑思鄉之情；二是在棲身芸閣的儒生，不必說，相比前句與古往今來遊子之共鳴，此處是自身形象的外顯，本應終日與典籍

²⁷ 張說著，熊飛校注，《張說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13），卷8，頁353。

²⁸ 同前引，頁357-358。

為伍的儒生竟領受使命奔波在外，不免感慨身不由己。總結來說，這四句交織出使命感與情感抑制交錯的衝突感。其後展現巧思且工整的時空相對，並歸結到物性所趨——「如何」與「坐去」表達了對再使的稍有微辭，但或是考量到使者身分及來自宮廷的預設讀者，此處扭轉文意，端正立場：「蟋蟀」、「蠨蛸」皆用《詩經》之典，旨在勸人勤勉、盡速還鄉——此種端莊有度、符合宮廷語法期待的語體姿態，正如顯示宮廷詩人在非宮廷情境中，不免受到語言習慣與文體規範的約束。

與此同時，張說亦為探賾宮廷詩與貶謫詩之間離合關係的重要人物，尤以其對結尾的構思最為重要。觀察張說入蜀之作，可以發現他不僅延續宮廷詩語法，更為日後貶謫詩中有關「起復」心態的表達，提供了修辭結構與情感意義上的先例。例如〈蜀道後期〉，與〈被使在蜀〉相似，不僅形式短小、有著相似作意，然在語義設計與結構安排上更為巧妙：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²⁹

全詩僅四句，通過時間與空間的交錯鋪陳，形塑出心念返歸、卻又不得不使命必達的情感張力。古今對於此詩有不同詮釋，《唐詩別裁》認為秋風之句「以秋風先到，形出己之後期」是以不相待為路程先後抵達之期程，巧妙結合時間與空間的推移；宇文所安則從「爭」與「預」認為旅行者好似與時間賽跑，而秋風則是時間的化身，將贏得這次勝利。³⁰ 除受到讚賞的構思精巧之外，張說在數首使蜀詩中反覆表現出「急欲歸京」的心態，亦引發進一步的思考：在奉命使蜀的過程中，屢次流露對返程的期待與焦灼，其背後究竟折射出何種心態？值得注意的是，「秋風」意象在相關詩作中屢見不鮮，往往與旅途、時序與情感交錯運用，如〈蜀路二首〉「客心久無緒，秋風殊未然」一句，³¹ 即以秋季搖落比擬心緒之蕭索不定，同詩其二則提供了更明確的提示：

徭蜀時物改，別家鄉念盈。憶昨出門日，春風發鮮榮。

²⁹ 同前引，頁 356。

³⁰ 沈德潛編，《唐詩別裁集》（北京：中華書局，1964），卷 19，頁 87；宇文所安，《初唐詩》，頁 412。

³¹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9，頁 467。

及茲旋轅地，秋風滿路生。昏曉思魏闕，夢寐還秦京。³²

詩中以春秋對舉，將出門之「春風發榮」與歸程之「秋風滿路」並置，表面寫自然物候之遞嬗，實則傳達蹉跎年華、前行未卜的惴惴不安。尤其，結尾「思魏闕」、「還秦京」所指向對京師的凝視，使詩的主題不再限於羈旅之愁，而進一步指向「中心」，與宮廷詩結尾總是嚮往君王的方向一致。此種結合時空推移與政治浮沉的聯想方式，在〈蜀道後期〉亦如是：「客」作為漂泊、邊緣、被動者，與「洛陽城」作為穩定、中央、所歸者的對置關係，為同一作意下的產物。面對出使強烈的思歸之情，周睿較簡單地視為年輕人初出茅廬的急迫與躁動，³³然上述詩作並無建功立業之志，反多有思歸、懷京、羈倦之感。相較之下，宇文所安的解釋較為合理，他認為這是寫給友人的作品，目的在於情誼維繫與人際承諾，而從詩中對「洛陽」的嚮往，或可推測其對象可能為舊僚，意即，詩中回歸之意不僅指涉空間與政治的中心，也寓指與友人舊情之再續。由此觀之，張說在非宮廷情境中的詩作，仍能沿用宮廷詩的表達模式，並將其轉化應用於個人關係的抒寫之中。這種書寫策略，呈現出宮廷語法在不同語境中的延展，而其背後所反映的，乃是如何在體制中，藉由詩歌建構或維繫人事的手段。

由上述可知，在神龍之貶前夕的珠英學士，他們不僅深諳於宮廷應制，離開之後，亦不免沿襲其思維模式。正如宇文所安指出，當官員離開宮廷，也須遵守社交規範，但在措辭、風格、題材方面會有所差異；³⁴換言之，即使離開宮廷，詩人仍不同程度地表現對其的依附與內化。這種「離而未離」的語法與抒情姿態，正為日後貶謫詩的文學特徵提供了重要的先例與參照。還應當認識到，遠離宮廷並不意味著捨棄臣屬身分。以張說為例，其早期仕途多有奉使出行之經驗，在相關詩作中即多見對回歸朝廷的期待與喻托。此類書寫不僅流露個人情志，亦能具有社交目的，乃藉唱和往來強化彼此情感認同與政治連結。由此觀之，即便處於非宮廷語境，詩歌仍維持社交屬性，規範著情意表達的「合宜反應」。

³² 同前引。

³³ 周睿，《張說》，頁148。

³⁴ 宇文所安，《初唐詩》，頁241。

三、貶謫間的起復心態：基於唱酬情境之探討

承前所述，宮廷文學在武后時期已經相當成熟，發展出對應的語法與社交規範，甚至能影響非宮廷情境的文學作品。這種現象進入神龍年間的大規模貶謫後，更為明顯。在武后掌朝階段，任用與貶黜相當頻繁，遂促使大量貶謫文人及相關詩作的產生，其中又以神龍年間的貶謫事件值得關注。在這大規模的貶謫當中，包含了以沈、宋為核心的宮廷文人，他們在貶謫路上的紀行詩作，可視為唐代貶謫詩的初露端倪。蔡振念爬梳貶謫文學，認為沈、宋貶謫集中體現了「冤屈不平和憤悶」之情、「戀君思闕之情及蒙恩赦還之願」、「藉佛道山水排譴被貶之愁苦」；聶永華刻畫沈、宋貶謫心態，指出貶謫經歷造就了騷怨、自述、感悟等抒情作品，已與宮廷詩趣味風格有很大的變化。³⁵ 尤應注意者，張說並不屬於神龍之貶的一員，卻也留下許多貶謫詩作，對此，葛曉音敏銳觀察到張說「不僅是應制詩的核心人物，也是貶謫詩的中心」，其創作轉向亦顯示詩壇重心正逐漸由宮廷文學向中下層書寫轉移，形成唐代詩風的重要轉捩。³⁶ 基於此，以下探討神龍之貶的文學特徵，並分析他們如何在被貶斥的處境下，調整自我認知與書寫姿態，從而發展出「起復」心態。透過對唱酬詩、贈別詩及抒情方式的考察，可進一步揭示貶謫語境如何延續、轉化乃至推向山水詩的形成。

在珠英學士當中，張說的政治選擇與仕途發展是較為特殊的一位，他與二張在魏元忠案關鍵立場上相左，因而遭排擠出宮廷，流貶至欽州。儘管一度受逐，此番起伏反使張說得以於神龍政變後迅速獲召回朝，最終成為中宗政權下的重要文臣與政策推動者。³⁷ 相較之下，隨著政變，珠英學士因親附武后一黨被貶斥。³⁸ 由此看來，雖然同是珠英學士，張說與其他逐臣的差異在於，張說明確知道後果並主動保全魏元忠 (c. 644-707)，最終贏得「獲罪流竄，其榮多矣」的評價。³⁹ 反觀其餘

³⁵ 蔡振念，〈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文與哲》，11（高雄：2007），頁 237-262；聶永華，〈神龍之貶與沈宋詩風流變〉，《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47.6（鄭州：2014），頁 112-117。

³⁶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論開元詩壇〉，頁 329。

³⁷ 關於神龍政變的政治情勢，可參考：王蘭蘭，〈五王政變名實考〉，《唐都學刊》，32.2（西安：2016），頁 30-35。

³⁸ 這批貶謫文人的名單，請見：尚永亮，〈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頁 132-134。

³⁹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校點，《資治通鑑》第 14 冊（北京：中華書

逐臣在貶謫途中，則多表現出因牽連受貶的不甘與自我辯白之意，如沈佺期的「承言竄遐魅，雪枉間深狴」，強調受誣之冤，以及宋之問「浩歎誣平生，何獨戀粉梓」，顯示對生涯蒙難的悲嘆，都不約而同以長詩為自己辯白。⁴⁰ 據此，以下聚焦於張說與其餘宮廷文人在貶謫語境中的自我書寫，並探討在身分意識與抒情表現的異同，從而更進一步理解唐代貶謫文學的形成與其特色。

過去多將沈、宋等人的辯白視為狡辯之詞，但正如同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 1913-1991) 所言：「這樣的文學自憐在唐代並不遭人鄙視，而在我們今天則相反。」⁴¹ 若以宮廷語法為參照，應制詩常設有特定預設讀者，其往往為皇帝或首唱者，同樣，貶謫詩亦多具有對上傳遞之用意，其書寫結構與語用情境實具高度延續性。宋之問〈途中寒食題黃梅臨江驛寄崔融〉、崔融〈和宋之問寒食題黃梅臨江驛〉與胡皓〈和宋之問寒食題臨江驛〉同為唱和之作，展現出彼此「同聲通氣」的共鳴。尤值注意的是宋、崔之間唱和：

馬上逢寒食，途中屬暮春。可憐江浦望，不見洛陽人。

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故園腸斷處，日夜柳條新。⁴²

春分自淮北，寒食渡江南。忽見潯陽水，疑是宋家潭。

明主闇難叫，孤臣逐未堪。遙思故園陌，桃李正酣酣。⁴³

根據研究，此詩是出發約莫一個月後、行經兩千餘里的唱和之作。⁴⁴ 宋之問作為首唱，前四句緊貼題目，將人事時地皆如悉呈現，並以「洛陽人」指稱崔融，下接明主、逐臣明示身分與忠誠之心，最後收束則為對朝京故地的深切懷想。崔融之和作承襲其語義結構，比如寒食、明主、逐（孤）臣、故園，在作意與結構方面亦步

局，1956），卷 207，〈唐紀二十三〉，頁 6564。張說保全魏元忠，蓋有曾為幕中判官之因緣，如長安二年〈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戰亡兵士文〉、〈為魏元忠作祭石嶺沒陷士女文〉。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23，頁 1130-1135。

⁴⁰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 2，〈敕到不得歸題江上石〉，頁 104；《宋之問集校注》，卷 2，〈自洪府舟行直書其事〉，頁 424。

⁴¹ 薛愛華著，程章燦、葉蕾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北京：三聯書店，2014），頁 84。

⁴²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宋之問集校注》，卷 2，頁 421。

⁴³ 計有功撰，王仲鏞校箋，《唐詩紀事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8，〈崔融〉，頁 253。

⁴⁴ 閻夢涵，〈宋之問貶嶺南行程及詩路書寫考論〉，收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主辦，《中國文學研究·第 37 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頁 39-42。

亦趨，表達了旅途艱辛、懷鄉思歸之外，也表達對明主的輸誠。此種語法上的模仿，可視為宮廷詩在貶謫語境中的延續與轉寫，即在唱與和之間，似乎又見重複意旨的特徵：崔融祖籍並非洛陽，此處之洛陽人，蓋指同僚故友，也就是珠英學士群，而如今星散各處、故園寂寥，乃頗感唏噓。相比宋、崔兩人，胡皓之作雖同為唱和之舉，但聚焦於自身遭遇，缺乏與前二者的呼應，其末句「丹心終不改，白髮為誰新」語帶悲憤，彷彿直抒胸臆，面對的對象更趨向於上位者，而非單純的酬唱。⁴⁵ 倘若脫離唱和的脈絡，或難理解結尾的「錯位」，但且並置而觀，便明白這是對著「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明主闇難叫，孤臣逐未堪」語境的延伸，為群體被貶斥的不平之鳴。可以說，詩句間的回應關係，體現出逐臣們如何在群體書寫中表達個別遭遇與共同心聲。從而，群臣們的辯白不只關乎於政治上的是非對錯、也並非單純基於人品道德，而是體現了朝臣身分在貶謫語境中如何持續運作，對他們而言，如何描述與宮廷的關係，是極其重要的。

基於上述，即便遠離宮廷，貶謫詩仍一定程度承襲宮廷詩的思維。於是乎，稍早於神龍之貶被排除出宮廷的張說，他的貶謫經驗亦應納入討論，在本文立場中，甚至是對貶謫詩發展有著深刻影響。據史載，當初魏元忠案的處置是「貶魏元忠為高要尉；戡、說皆流嶺表」，⁴⁶ 張說、高戡（生卒年不詳）皆受誣流貶，兩人赴任之路上結伴同行，後續赦還也見相關詩作，依時序分別有〈端州別高六戡〉、〈（南中）贈高六戡〉、〈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三首，惜如今高戡和詩不存，無法窺知兩人交往狀況。〈端州別高六戡〉為兩人分道揚鑣時所作，其中「異壤同羈竄，途中喜共過」，⁴⁷ 點出雖同處逆境，然能得知己相伴同行，亦可為難得之慰。翌年春季，張說另作〈（南中）贈高六戡〉，採臣子口吻，藉對話抒發彼此遭際：

北極辭明代，南溟宅放臣。丹誠由義盡，白髮帶愁新。
鳥墮炎洲氣，花飛洛水春。平生歌舞席，誰憶不歸人。⁴⁸

「北極」與「南溟」分別指朝廷與謫地，點明詩人由中央流放至嶺外的政治與空間

⁴⁵ 計有功，《唐詩紀事校箋》，卷 20，〈胡皓〉，頁 665。

⁴⁶ 司馬光編著，《資治通鑑》第 14 冊，卷 207，〈唐紀二十三〉，頁 6566。

⁴⁷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6，頁 288。

⁴⁸ 同前引，卷 7，頁 299-300。

遷移。⁴⁹ 第三句「丹誠由義盡」微含怨懟，認為丹誠之心隨著不義之事消磨殆盡，於此地只得徒生白髮、蹉跎年華。下四句則是對比南北的差異，「炎洲」、「鳥墮」是來自經典的想像，⁵⁰ 而春天的洛陽顯得格外可愛，揣想許多應景的歡宴聚會，反觀放臣們卻不得回歸，乃藉南北對比逗引出落寞之情。「不在場」的惋惜之情可說是唱和往來之間所共同的反應，比之沈、宋的兩篇長篇自述詩，展現出「書寫互動」而非「自我陳述」的姿態。細玩詩意，張說此首稍早於宋之問與崔融的唱和之作，在情調與作意上接近、都作於春季，且以洛陽為中心表達思歸之情。尤有甚者，張說首聯「北極—南溟」之屬對，被隔年宋之問「北極懷明主，南溟作逐臣」所沿襲，雖沒有證據指出是否有意為之，倘若向前追溯，較為相似的語境是王勃〈滕王閣序〉：

地勢極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遠。關山難越，誰悲〔正倉本作非〕失路之人；萍水相逢，盡是他鄉之客。懷帝閹而不見，奉宣室以何年。⁵¹

張說、宋之問、崔融對於王勃相當熟悉，甚至張說與崔融同任鳳閣舍人時，便點評四傑、論其優劣，⁵² 而王勃作為入蜀與貶謫的「前輩」，其相關作品自然會被效仿，尤其是遠離宮廷後的回望與念想，為後續貶謫文人所共鳴。儘管〈滕王閣序〉並非貶謫之作，此番對照僅就語境而言，與其後的貶謫詩仍有很大的不同，也或能由另個角度思考：說明深諳宮廷文學的文臣們，將忠誠外化為「懷明主」之意象，將空間遷徙化為「北極—南溟」的對位結構，進而形成一種潛在的書寫默契。這種

⁴⁹ 根據陳俊強研究：「兩《唐書》和《通鑑》所見流人案例，有超過七成都是流放到嶺南道。」這使得南方與貶謫有了聯想的基礎。陳俊強，〈唐代的流刑——法律虛與實的一個考察〉，《興大歷史學報》，18（臺中：2007），頁71。

⁵⁰ 《藝文類聚》引《十洲記》：「炎洲，在南海中，地方二千里，去崖九萬里。」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80，〈火部·火〉，頁1364。《論衡·言毒》：「南郡極熱之地，其人祝樹樹枯，唾鳥鳥墜。」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第3冊（北京：中華書局，1990），卷23，頁950。鮑照（c. 414-c. 466）〈代苦熱行〉更云「身熱頭且痛，鳥墜魂來歸」。鮑照著，丁福林、叢玲玲校注，《鮑照集校注》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3，頁153。

⁵¹ 此段有兩個較重要的異文，一是「誰悲／非失路之人」，二是「萍／溝水相逢」，陳偉強對此做過小議。陳偉強，〈王勃《滕王閣序》校訂——兼談日藏卷子本王勃《詩序》〉，《書目季刊》，35.3（臺北：2001），頁77-78。

⁵²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收入楊家駱主編，《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臺北：鼎文書局，1981），卷201，〈文藝上·駱賓王傳〉，頁5742-5743。

語法上的持續與轉化，正顯示出即使身處貶謫語境，依舊無法脫離宮廷語言的深層規訓，仍在群體創作中反覆再現，構成貶謫詩的重要特徵。

這些逐臣們的共同遭遇，促成一個現象：原本在宮廷內具競爭性質的群體應制唱和，於貶謫情境中，轉化為過往同官聯事的緬懷，最終指向對起復的情感訴求，折射出對重歸政治中心的強烈渴望。例如張說赦免途經端州，想起同貶嶺南的高戩，不過半年時間，如今卻「往來皆此路，生死不同歸」，已生死兩隔。⁵³ 無獨有偶，宋之問在途經端州驛時，看見壁上舊僚故友題詩，盪起珠英學士時期回憶：

逐臣北地承嚴譴，謂到南中每相見。
豈意南中岐路多，千山萬水分鄉縣。
雲搖雨散各翻飛，海闊天長音信稀。
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⁵⁴

詩首「逐臣」一詞除自稱之外，亦可理解為對當時被貶群體的總體指涉。原先逐臣間約定「南中相見」，然至貶所後才知「千山萬水分鄉縣」，地勢阻隔、人事斷裂，使得詩人產生強烈的失聯與孤絕感。這裡的「岐路」、「千山萬水」，既指嶺南的地理樣態，也預示著前途多舛，亦不確定未來能否聚首。⁵⁵ 「幾人歸」一句表面指涉生命能否保全，實則蘊含對於政治命運的憂懼，且若更延伸出去，考量到這是對著杜審言（?-708）、沈佺期、閻朝隱（生卒年不詳）、王無兢而發，皆曾同遊於宮廷之中，故詩中的「歸」不僅是生還的期盼，更是對返回宮廷、重返政治中心的想像。質言之，在「承嚴譴」、「各翻飛」之後的回歸，實際上也意味著在政治上獲得起復。同為珠英學士的沈佺期，在〈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也有類似感慨，結尾的「兩地江山萬餘里，何時重謁聖明君」⁵⁶ 意指即使身處萬里異地，亦不忘與同僚共約，終有一日得以重返朝堂、面謁君王，與〈初達驩州二首〉「何年赦書來，重飲洛陽酒」的謀篇作意相同，⁵⁷ 而遇赦回歸時的道別之作，也是祝福對方能東山再起：

⁵³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8，〈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頁370。

⁵⁴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宋之問集校注》，卷2，〈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兢題壁慨然成詠〉，頁433。

⁵⁵ 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收入左鵬軍主編，《嶺南學·第6輯》（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頁113-115。

⁵⁶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2，頁85。

⁵⁷ 同前引，頁97。

二年共遊處，一旦各西東。請君聊駐馬，看我轉征蓬。
畫鷁愁南海，離駒思北風。何時侶春雁，雙入上林中。⁵⁸

詩題中的陳七、李十仕歷不詳，然從「二年」看來，推測是張說在欽州結識的同僚，且由「聊駐馬」、「轉征蓬」來看，雖然是道別，但願是短暫地、先後地啟程。泛舟、騎馬的對句有兩層涵義，其一是代表南船北馬的地理差異，其二「愁」與「思」代表彼此同在南方為宦的憂愁與思歸，而如今駕馬依北，也意味著歸向北方。最末，祝福對方有朝一日能隨著春雁，一同飛入上林宮苑、再登朝堂。在其他作品也有類似結尾，比如「空傳人贈別，不見虎銜珠」便以季札典故互許承諾，並期待能遇銜珠之恩。⁵⁹ 總之，對於出身宮廷、歷經貶謫的朝臣來說，「起復」不僅為仕途上的希望，更成為唱酬詩歌中的默契，共築出集體言志的抒情景觀：透過相互唱酬，既彼此扶持、也共證忠誠，從而凝聚一幅兼具政治期待與群體認同的情感圖像。

前述貶謫逐臣對起復的嚮往，有意思的是，並不僅體現在彼此間的同聲唱和，更見於與南來北往官員之間的互動之中，構成貶謫文學另一面向。正如吳淑玲所觀察，貶謫文人不僅對地理殊異性較為敏感，也高度關注人際關係的變動。⁶⁰ 相較於沈、宋等人將心力放在紀行與唱和，在張說貶謫欽州期間，詩作主題數量最多者為贈別，其對象往往就是那些回歸朝廷的使者或要員，因而贈別詩呈現「別有用心」之政治目的，例如〈留贈張御史張判官〉：

旅竄南方遠，傳聞北使來。舊庭知玉樹，合浦識珠胎。
白髮因愁改，丹誠託夢迴。皇恩若再造，為憶不然灰。⁶¹

觀校勘《英華》所錄「盧巴驛聞張御史張判官欲到不得待留贈之」可知，詩人因未能親見御史而特作此詩寄意。前二句交代自身背景，接著由「舊庭玉樹」牽連起舊時僚友或共學於國子監之關係，如今在南方見得「去珠復還」，乃借北使傳達音

⁵⁸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6，〈南中別陳七李十〉，頁 290。

⁵⁹ 同前引，卷 7，〈和朱使（欣道峽似巫山）二首〉，頁 328。「銜珠」有獻瑞、承恩等意，常見有鶴、鳳、虎、蛇等靈獸銜珠。張說有「題劍榮中賞，銜珠盛出師」之例。同前引，卷 6，〈送趙二尚書彥昭北伐〉，頁 211。結合上下文，贈劍、銜珠或有征戍守邊之意，然朱使欣身分不詳，難以確考。

⁶⁰ 吳淑玲，《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24），頁 458-464。

⁶¹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7，頁 297-298。

訊。⁶² 詩末「丹誠託夢迴」與「皇恩若再造」表明將自身忠誠寄託於夢中，冀藉對方傳遞心聲，以期獲得赦還與起復。這首詩寓意直接，將贈別之詞轉化為向朝廷遙致忠誠，或在朝中受提拔一二。而這種目的強烈、意圖明確的作品，在另首〈南中送北使〉也能看到：

傳聞合浦葉，曾向洛陽飛。何日南風至，還隨北使歸。
紅顏渡嶺歇，白首對秋衰。高闕何由見，層堂不可違。
誰憐炎海曲，淚盡血霑衣。⁶³

開頭的「傳聞」句，仿效江總 (519-594) 〈遇長安使寄裴尚書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之句，出自《交州記》的典故，⁶⁴ 原意指南方杉樹落葉隨風北飛，為南人寄思於北地之象徵。張說此處仿擬其句，寓意自明：南方謫人希冀以北使為媒介，傳達音信、表達忠心，即具有面向朝中之潛在傳播目的，而沈佺期亦有託北使以寄音信之舉，說明並非罕事。⁶⁵ 與前首〈留贈張御史張判官〉不同，此詩的情意更趨濃厚、屬對典麗。在情意層面，將自己比喻為虛待南風的合浦葉，滯留南方虛度年華，而高闕層堂卻不由得見，只得獨自奏起哀歌、暗自神傷；在技巧方面，在地點（合浦與洛陽）、方向（南風與北使）、顏色（紅顏與白首）、時空（渡嶺歇與對秋衰）皆相當妥貼，更兼顧體感（葉飛、南風）、視覺（紅與白、高闕與層堂）、聽覺（炎海曲），營造多層次感官經驗，語風近似宮廷應制詩之節制與規整。目前很難確知這首詩的流傳狀況，但能注意到，合浦成了珠英學士的習用典故之一，例如宋之問貶謫時便稱「合浦塗未極」，而沈佺期赦還時有「還將合浦葉，俱向洛城飛」，也沿襲江總、張說的寫法，如此一致性或來自同為珠英學士的知識體系或社交習慣，有待更多證據說明。⁶⁶ 有時，基於政治訊號的不同指向，也能有不同的表述方式，張說另首〈南中送北使〉則更側重於個人處境與雙方情誼

⁶² 合浦在過去與南海、蒼梧、鬱林、交趾、九真、日南併為七郡屬交州，即嶺南一帶。還珠則為孟嘗典故。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第9冊（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76，〈循吏列傳·孟嘗傳〉，頁2473。

⁶³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6，頁291。

⁶⁴ 《藝文類聚》引《交州記》：「合浦東一百里，有一杉樹，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歐陽詢，《藝文類聚》，卷89，〈木部下·杉〉，頁1547。

⁶⁵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2，〈寄北使〉，頁88。

⁶⁶ 同前引，《宋之問集校注》，卷3，〈端州別袁侍御〉，頁553；《沈佺期集校注》，卷2，〈喜赦〉，頁124。

的抒發：

待罪居重譯，窮愁暮雨秋。山臨鬼門路，城繞瘴江流。
人事今如此，生涯自可求。逢君入鄉縣，傳我念京周。
別恨歸途遠，離言暮景遒。夷歌翻下淚，蘆酒未消愁。
聞有胡兵急，深懷漢國羞。和親先是詐，款塞果為讎。
釋繫應分爵，蠲徒幾復侯。廉頗誠未老，孫叔且無謀。
若道馮唐事，皇恩尚可收。⁶⁷

首先自稱「待罪居重譯」，揭櫫詩人流放身分與地處偏遠之困境，從而託付北使「傳我念京周」，顯示贈別詩在貶謫語境中的「語用功能」——作為通向中央政權與人際網絡的情感橋梁。詩中列舉南方地理環境與文化風俗的「異質性」（如「鬼門路」、「瘴江流」、「夷歌」、「蘆酒」等），既構成一種「他方經驗」的書寫模式，也使詩人處境顯得更加邊緣而無助。⁶⁸ 而後，語氣一轉論及國事，談及胡兵犯邊的情勢，並自薦曾有過出使與幕中經驗，俾能報效國家。如此轉折不僅突兀也相當罕見，細玩詩意，此處可能對著「北使」而來。過去未能考出北使，若以胡兵和親角度思考，則北使較可能為裴懷古（638-712）或其相關人物。從墓誌銘及相關文獻可知，長安三年時安獠歐陽倩（生卒年不詳）叛亂，朝中派出裴懷古招慰，最終「盡來款附，嶺外悉定」；⁶⁹ 又從和親「先是詐」、「果為讎」來看，似指裴懷古在聖曆元年與突厥默啜（?-716）和親所發生的衝突。⁷⁰ 張說之所以重提舊事，或與當時正在武攸宜（c. 656-719）幕中、親歷王孝傑（?-697）戰事，雙方有共同防邊經歷的交集有關。⁷¹ 最後結尾揭示目的，連用廉頗（327-243 BCE）、孫叔敖（c. 630-c. 593 BCE）、馮唐（生卒年不詳）等典故，以年老能戰、遺才未用之事例，向對方發出請託襄助之語。由此可見，贈別在貶謫語境中是極具社交性質的主題，其目的並不僅止於當下或彼此之間，乃更希冀藉由詩作的傳播性，將其流向人

⁶⁷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6，頁 292。

⁶⁸ 薛愛華，《朱雀》，頁 260-270；張蜀蕙，〈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風土敘述〉，收入《中文學術前沿》編輯委員會編，《中文學術前沿·第 9 輯》（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5），頁 43-55。

⁶⁹ 劉昫等，《舊唐書》，卷 185 下，〈良吏下·裴懷古傳〉，頁 4808。相關事蹟可參：戴霖，〈唐裴懷古墓誌銘考釋〉，《中原文物》，5（鄭州：2005），頁 72-77。

⁷⁰ 劉昫等，《舊唐書》，卷 185 下，〈良吏下·裴懷古傳〉，頁 4808。

⁷¹ 熊飛，《張說年譜新編》，頁 30-32。

際網絡，即是在另首贈別詩〈嶺南送使〉所提到的「南中不可問，書此示京畿」。⁷²

本節以遭貶的珠英學士群為考察對象，旨在探討流離宮廷之後，文人如何於貶謫語境中回應與重建人際關係。傳統觀點多將宮廷詩與貶謫詩視為風格與功能迥異的兩條文學脈絡，如聶永華與杜曉勤認為貶謫書寫已然脫離宮廷語境；⁷³ 然而，本文觀察則顯示，彼此間有著延續與轉化關係：貶謫詩歌中的許多語法與情感策略，正是由宮廷文人既有的唱和與贈答傳統中衍生而來。從唱和詩的角度觀之，逐臣之間雖處異地，卻依然遵循宮廷時期的詩歌語法，藉由再現往昔宴集唱酬情境，傳達對朝廷的忠誠與嚮往。此種建立於共同經驗之上的抒情方式，構成日後山水詩形成的重要條件。至於贈別詩，則有著鮮明的社交功能與政治意圖。張說與使臣之間的贈答，透過結合情誼書寫與自薦姿態，意圖藉由詩作的流傳，爭取朝廷關注，為政治修辭與人事經營之具體手段。由此可見，文學之於貶謫中的文人，並非僅是抒情的載體，更是一種延續自宮廷社交文化、調動書寫資源、重構人際網絡的實踐方式。此一變化，為後續在貶謫情境中山水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

四、當貶謫遇見山水：岳州唱和詩中的物色之情

前節所及的是貶謫文人的共同心態，也可發現，這是面向宮廷、以宮廷為焦點的觀照方式。隨著珠英學士歷經神龍年間的竄逐之後，大多謝世不存，張說遂成為此後貶謫書寫的推動者。正如同葛曉音指出，張說同時涉足北方別業詩與南方山水詩發展，最終隨著成為文壇盟主之後廣澤士林，有著開拓近體山水詩的意義；吳元嘉也指出，張說在朝與在野呈現不同文學風格，而岳州時期明顯更加自適，題材也更多山水之作。⁷⁴ 實際上，早在景龍三年（709）便有宋之問「窮歷剡溪山，置酒賦詩，流布京師，人人傳諷」的先例，⁷⁵ 顯示山水物色在社群中已非罕見。張說貶謫岳州之後，其詩作風格亦隨之轉變，如本傳云：「既謫岳州，而詩益淒婉，人謂得江山助云」，⁷⁶ 胡應麟（1551-1602）更說：「至張說『巴陵』之什，王翰

⁷²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6，頁 283。

⁷³ 聶永華，《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頁 301-333；杜曉勤，《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北京：東方出版社，1997），頁 292。

⁷⁴ 葛曉音，《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唐前期山水詩演進的兩次復變〉，頁 82-87；吳元嘉，《張說（667-730）及其詩研究》（香港：珠海大學博士論文，2003），頁 454-455。

⁷⁵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 202，〈文藝中·宋之問傳〉，頁 5750。

⁷⁶ 同前引，卷 125，頁 4410。

〈出塞〉之吟，句格成就，漸入盛唐矣」，指出此次變化已具備盛唐詩之雛形。⁷⁷然觀岳州時期與欽州時期，兩造都不乏唱和、贈別等文學社交活動，而獨舉岳州時期，應有其原由。由是以下將探討：為何先後兩次貶謫會有不同文學風貌？貶謫與山水之間的關係為何？

當貶謫遇見山水，並不意味著先前貶謫作品中毫無山水設色之語。事實上，在先前貶謫詩當中，不乏對山水的精彩描寫，但大多是夾雜於行役之間，並未獨立為審美對象。例如對鬼門關的危懼「馬危千仞谷，舟險萬重灣。問我投何處，西南盡百蠻」，或有九死一生之感「魂魄遊鬼門，骸骨遺鯨口」，⁷⁸皆將山水與生命交關的險境並置，凸顯貶謫途中的焦灼與不安。至於描繪地景的詩作，則強調南方山水的誇張驚悚，如杜審言〈南海亂石山作〉是以北方罕見的「精異」視角描寫南方山水：

漲海積稽天，群山高業地。相傳稱亂石，圖典失其事。
懸危悉可驚，大小都不類。乍將雲島極，還與星河次。
上聳忽如飛，下臨仍欲墜。朝暾施丹紫，夜魄炯青翠。
穹崇霧雨蓄，幽隱靈仙閤。萬尋掛鶴巢，千丈垂猿臂。
昔去景風涉，今來姑洗至。觀此得詠歌，長時想精異。⁷⁹

這首詩以南海、亂石山為題，描寫一山一海的奇景。值得注意的是，面對典籍上所未記載的懸危之景，詩人必須結合眼前所見，不能僅憑知識體系經營詩意。除了化用〈望海詩〉「雲島相接連，風潮無極已」之句寫南海之外，⁸⁰或由於連日途經，對此山有了充分觀察，詩中幾乎以白描方式狀寫亂石山的方方面面，如地勢、日夜、天氣、生態等等，而「朝暾施丹紫，夜魄炯青翠」的紅綠對比更在日後形成了典型南方意象。⁸¹這類山水詩之特色，是有著既來自現場觀察，亦是對原有知識體系的延展與重構。而不只亂石山，詩人另作於嶺南的〈度石門山〉，其「仰攀人屢息，直下騎纔通。泥擁奔蛇徑，雲埋伏獸叢」寫路途上下之陡峭費力，以及雲

⁷⁷ 胡應麟，《詩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內編，卷6，〈近體下·絕句〉，頁107。

⁷⁸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沈佺期集校注》，卷2，〈入鬼門關〉，頁87；〈初達驩州二首〉，頁97。

⁷⁹ 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3冊，卷57，頁148。

⁸⁰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8，〈水部上·海水〉，頁152。

⁸¹ 薛愛華，《朱雀》，頁520-521。

霧繚繞的蜿蜒道路，詩末「有異登臨賞，徒為造化功」不免感慨並非在賞心樂事的情境下目睹此山。⁸² 由是，在貶謫詩中的山水，乃服從於身世危殆與地理排拒，而南方所帶來的震撼，固然激發了白描山水的佳句，然其背後所傳遞的，乃是陌生與異己的經驗，換言之，此時山水成為貶謫語境中的異質空間，與故園山川的熟悉與安穩相對峙，帶有明顯的疏離與排斥。

在逐臣的視角中，貶謫途經之處充斥著陌生與異己感的他方山水，張說也不免於此，然隨著政治經歷的積累與空間感知的轉變，在貶謫岳州時期，更多地以在地眼光視之。起初，張說貶謫欽州之時，也對路途艱險感到驚異，如「山臨鬼門路，城繞瘴江流」、「乘桴入南海，海曠不可臨」提及鬼門關、瘴氣、南海等典型南方色彩，⁸³ 另從「待罪居重譯」也能看到他將語言文化之隔閡視為一種懲罰。相比之下，若干年後貶謫相、岳，其所呈現的空間與情感面貌已然不同。雖然，初到之際也有如「日昏聞鶉鳥，地熱見修蛇」般驚異或不適之感，⁸⁴ 但整體來說更側重在岳州的風土人事，尤其是宴會與遊覽主題的出現，比如〈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和尹懋夜遊澧湖〉、〈遊洞庭湖〉、〈與趙冬曦尹懋子均登南樓〉、〈岳州宴別潭州王熊二首〉、〈廣州蕭都督入朝過岳州宴餞得冬字〉等，若加上靜思自省的詩作，如〈岳州夜坐〉、〈岳陽早霽南樓〉、〈岳州看黃葉〉，能見得詩人非以獵奇眼光待之，顯示視域已由異域凝視轉向日常共處。值得注意的是，此時期出現地方性地景，如在相州時有「城北亭子」、「前池」、「山池」，在岳州時則有「西閣」、「洞庭湖」、「澧湖」、「乾湖」、「山寺」、「山城」、「西城」、「外廬」、「行郡」、「南樓」，這些建築地景或非觀景名勝或交通要道，雖難有如端州驛般異時同地的群體創作與共鳴，卻也說明，這些非政治性空間融入日常生活，已然成為貶謫詩的要素，而非題材。換言之，自張說貶謫岳州起，詩作的焦點已從對窮山惡水的敵意與距離感，逐步轉移至在地空間的共居與互動之中，呈現出貶謫空間的去異質化傾向。當然，相、岳與嶺南在距離與風俗方面不可同一而論，倘若考量到都是基於貶謫情境的共同基礎上，仍可見一重要的轉變：山水不再是蠻荒與懲罰的象徵，而逐漸轉化為文人安頓情感、重構自我與群體認同的對象。此轉變不僅能說明張說詩風的轉折，亦為初盛唐之際山水詩形成的一條脈絡。

延續上述，在地眼光也可從岳州最有標誌性的地景「洞庭湖」論之。有關洞庭

⁸² 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3冊，卷57，頁148。

⁸³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8，〈入海二首〉，頁381。

⁸⁴ 同前引，〈岳州作二首〉，頁389。

湖具體位置以及範圍，歷來聚訟紛紜，如最古有雲夢澤、九江，後與青草湖相連等。史念海（1912-2001）認為，洞庭湖本身有其變遷過程，湖面經魏晉南北朝時不斷擴張，至唐代形成煙波浩瀚的湖泊，周宏偉則從水文變遷視角得出相似結論。⁸⁵若從詩文來看，宋之問與張說先後有相關詩作，也是最早以洞庭湖為題的作品，分別代表不同視域：一為宮廷視角下的宏觀博覽，一為貶謫處境中的在地觀察。⁸⁶首先是宋之問〈洞庭湖〉，此首強調典雅的對仗與和諧的音律，充滿宮廷風格，推測是武后時期所作：

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當中涌，莫辨東西隅。
晶耀目何在，滢瑩心欲無。靈光宴海若，游氣耿天吳。
張樂軒皇至，征苗夏禹徂。楚臣悲落葉，堯女泣蒼梧。
野積九江潤，山通五嶽圖。風恬魚自躍，雲夕雁相呼。
獨此臨泛漾，浩將人代殊。永言洗紛濁，卒歲為清娛。
要使功成退，徒勞越大夫。⁸⁷

前四句形容洞庭湖面的狀況，遠望天水合一，平視左右難辨東西，接著描寫波光粼粼、水流緩慢起伏，令人神往。自「靈光」到「山通」句，則用不同典故描寫洞庭湖的神話、歷史、地理、人文等方面，最後回到眼前景色：徐徐微風之下，偶有魚躍湖面，天空不時有大雁往來，獨自泛於湖中，沉浸於天地廣袤的自然氤氳之中。結尾反用范蠡（536-448 BCE）功成身退後徜徉江湖之間的故事，恍若在享受功成後的感受，頗有山水或別業詩之意趣。另一方面，相比於宋之問百科全書式描寫，張說則因謫宦而與洞庭湖有更多細節描寫與互動。張說除泛湖之外，也有登臨君山與尋覓洞穴之舉，例如在〈遊洞庭湖湘〉當中具有身體感的「移動」及「遊賞」：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氛氲。鼓枻乘清渚，尋峰弄白雲。
江寒天一色，日靜水重文。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群。
緣源班篠密，冒徑綠蘿紛。洞穴傳虛應，楓林覺自薰。

⁸⁵ 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綱要》上冊（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頁 28-31；周宏偉，〈洞庭湖變遷的歷史過程再探討〉，《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2（西安：2005），頁 12-21。

⁸⁶ 陶澍等修纂，何培金點校，《洞庭湖志》（長沙：嶽麓書社，2009），卷 11，〈藝文三〉，頁 361-364。

⁸⁷ 沈佺期、宋之問，《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宋之問集校注》，卷 4，頁 579-580。

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⁸⁸

全詩藉由湖面遠望、登岸行走、穿林入洞，展開身體與景觀之間的互動。如此的寫法，與大謝「移步換形」的遊覽式山水觀遙相呼應，但不同的是結尾的悟理被置換為有政治意涵的表述。⁸⁹ 開頭四句分別對應一湖一山，而鼓、乘、尋、弄等一連串的動詞扣緊遊賞主題，也揭示遊歷尋幽的主旨。起初，在舟楫上靜觀湖面，看著湖天一色、波瀾陣陣，登岸之後，則耳聽猿嘯、看著群鷺棲息。而要進入這座「仙山」，則需要探尋幽微的小徑，正如謝朓遊敬亭山時「緣源殊未極，歸徑杳如迷」，⁹⁰ 最終到達傳說中通往仙境的洞穴，從中彷彿有所「虛應」，似能「自薰」覺悟的內在轉化。結尾呼應道教故事，想像有雙童為「明君」奉上靈藥，又回到了貶謫的語境之中。⁹¹ 可以看到，張說將洞庭湖視作具有道教色彩的洞天福地，並且在此遊賞、探尋，此固然承襲自鮑照的從遊文學，⁹² 同時也擺脫貶謫文人所習見的屈騷怨情，轉以「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的在地眼光看待洞庭湖。故而，張說透過「靡日不思往，經時始願克」的行動，⁹³ 以一種貼近地景、融入場所的姿態，實踐了具在地眼光的書寫模式，洞庭湖已非遙不可及的宗教聖地，而是可遊、可居之所在。

通過洞庭湖的例子，在地眼光的詩學意義是將貶謫地從「地理懲罰」向「詩意棲居」過渡，亦即將山水從異質空間轉化為抒情對象，並納入主體經驗。王國瓊在山水詩發展歷程中，將張說置於「與宮廷遊宴同調」的脈絡中，認為其處於初盛唐

⁸⁸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8，頁 400。

⁸⁹ 林文月（1933-2023）指出，謝靈運（385-433）山水詩有著「記遊—寫景—興情—悟理」的布局結構，後鄭毓瑜則進一步延伸認為其遊覽有著「寓目」與「身觀」的親歷經驗，近則有許銘全指出，遊覽探尋是謝靈運山水的旨趣。這些都是唐前山水詩對張說的影響痕跡。林文月，《山水與古典》（臺北：純文學出版社，1976），〈中國山水詩的特質〉，頁 49-54；鄭毓瑜，《六朝情境美學綜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6），〈觀看與存有——試論六朝由人倫品鑒至於山水詩的寓目美學觀〉，頁 142-166；許銘全，《唐前詩歌中「抒情空間」形成之研究——從空間書寫到抒情空間》（臺北：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0），頁 94-98。

⁹⁰ 謝朓，《謝宣城集校註》，卷 3，〈遊敬亭山〉，頁 240。

⁹¹ 謝朓遊敬亭山時也處於仕宦生涯受到挫折時的窘境，詳細討論請見：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臺北：聯經出版，1996），頁 172-174。

⁹² 李豐楙，《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6），〈六朝道教洞天說與遊歷仙境小說〉，頁 93-141；陳偉強，〈發現、呈獻與被發現——鮑照「從遊」詩題材風格的成因〉，《中國文哲研究通訊》，33.4（臺北：2023），頁 165-169。

⁹³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8，〈遊洞庭湖湘〉，頁 400。

之際，在意詩的內在結構、強調意境的塑造；⁹⁴ 蔡英俊指出，山水詩之形成也等同歷經一套感官知覺活動的建立，即物我之間如何交互交涉，最終開展為由外在的探尋到內在的探問。⁹⁵ 兩位學者都認為，山水詩發展關鍵之一為物我關係。由此脈絡出發，〈江上愁心賦〉即為張說在物我關係轉變的一條線索，尤其是結尾部分對心與山水之間的探討：

感四節之默運，知造化之潛遷，伴眾鳥兮寒渚，望孤帆兮日邊。雖欲貫
愁腸於巧筆，紡離夢於哀弦。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將有言兮是然，
將無言兮是然。⁹⁶

此篇以「愁心」為題，抒發詩人貶謫異鄉之際對大化流行的感懷。從題材上看，賦中描繪江岸、湖泊、舟楫、候鳥等自然景觀，已屬於山水詩範疇；而從詩學立場言之，詩人並未止步於山水的外觀模寫，而是進一步思索心物之間的對應難題。對於此，詩人給出「是心也，非模放之所逮」的感慨，點出外物難盡內情的困境，正是對傳統山水「巧構形似」觀念的反思與挑戰。許銘全從抒情空間的角度論述了山水詩如何抒情的論題，即透過「觀看」逐步開展出情景交融的抒情方式。⁹⁷ 張說此處更進一步指出，外在山水並不能完全承載或轉譯內在情志，而語言自身亦具有表意的侷限性——於是感慨「無言之言」，乃肯定感知先於語言、情意不可名狀的本質。進而，「無言」可謂彰顯了抒情自我，是對《論語》「天何言哉」的文學性解讀。是故「江上愁心」為張說以山水融會愁心的一次嘗試，也意味著創作心境上的轉折：由模擬轉向體感、由陳述轉向內化之轉捩。

過去認為，當山水進入了知覺並成為抒情方式，隨之相應著許多山水主題詩作的產生，但實際情形可能更為複雜。誠如蕭馳（1947-2021）與葛曉音所指出，不該輕易地將「山水詩」視為完全獨立的題材，而應有相應脈絡與具體語境可循。⁹⁸ 對張說而言，山水詩之創作，不僅止於抒情主體的獨白，而是融攝於人事往還與互

⁹⁴ 王國瓊，《中國山水詩研究》，頁 238-239。

⁹⁵ 蔡英俊，《游觀、想像與走向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臺北：政大出版社，2018），〈走向山水之路：感受知覺對象的移轉與美學概念的形成〉，頁 119-174。

⁹⁶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1，頁 15-16。

⁹⁷ 許銘全，《唐前詩歌中「抒情空間」形成之研究》，頁 64-79。

⁹⁸ 蕭馳，《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北京：三聯書店，2018），〈「後謝靈運時代」的「風景」〉，頁 178；葛曉音，《山水田園詩派研究》（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山水田園詩溯源〉，頁 27。

動之中。以〈江上愁心賦〉為例，若僅從作品本身觀之，末尾所謂「語言不可盡情」可視為對「巧構形似」的回應，指出在抒情表達與語言邊界之間的掙扎。然而若進一步回歸其實際語境，則可知此為張說寄贈趙冬曦 (677-750) 之作，其結果是，對方亦心領神會地指出：「荊有玉兮玉為音，湘有芷兮芷為心」，係以荊玉（和氏璧）、湘芷（辟芷）的美德終將見信，不必強求於「言說」，並以楚騷比附之：「緬一日其如歲，矧四運之相遷。離別也，騷愁焉。惡乎然，惡乎不然。」⁹⁹ 可以發現，趙冬曦將「愁心」解讀為忠誠之心，將之置於「良臣見棄」的政治語境之中，而非單一哀愁的自然抒發。又如張說與梁知微 (c. 659-?) 的互動，也展現了山水與人事交錯的複調：梁知微時為潭州刺史，三年期滿入朝述職，途經岳州時謁見舊交故友，遂有〈岳州別梁六入朝〉、〈入朝別張燕公〉互贈之作。比較二作，張說視角著重在岳州之景，表達於此地的諸多體悟，而梁知微則主在述事，以行將離去之不捨為主旨。不只如此，張說另寫下寓情於景的名作，且看〈送梁六自洞庭山作〉：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
聞道神仙不可接，心隨湖水共悠悠。¹⁰⁰

四句扣緊君山與洞庭湖，遠望洞庭湖與波上孤峰，其中「人」與「送別」之意皆隱沒其中，細玩詩意，送別之意乃從彼此距離看出：寓目所及是洞庭湖水蕩漾，遠方則是波上君山，而視線之外，則是不可接見的神仙，用以比喻入朝一事，思及此，又將心緒拉回眼前湖水，遐想悠悠湖水能傳遞己方之情。不同於〈江上愁心賦〉「望孤帆兮日邊」之後欲模仿山水的嘗試，此處「心隨湖水共悠悠」以水為載體，利用湖水綿綿不絕、廣澤天下的特性，將心緒寄託於其中。也須注意到，後人仍將此詩視為具「心存魏闕之意」，¹⁰¹ 正如高步瀛 (1873-1940) 對〈涇湖山寺〉之警句「雲間東嶺千重出，樹裡南湖一片明」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詮釋方式，「蓋其意實憾，其詞反誇也」，即縱使描寫山水之美，仍潛藏貶謫與仕途之感於其間。¹⁰²

若更進一步推拓，貶謫期間持續而密切的人事互動，構成了初唐詩由宮廷應制向地方唱和的轉關之處。張說夏季初到岳州，隨後舉辦重九宴，席間有賴「眾君

⁹⁹ 董誥等編，《全唐文》第3冊，卷296，趙冬曦〈謝燕公江上愁心賦〉，頁3002。

¹⁰⁰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6，頁268。

¹⁰¹ 計有功，《唐詩紀事校箋》，卷22，〈梁知微〉，頁720。

¹⁰² 高步瀛選注，《唐宋詩舉要》（臺北：里仁書局，2004），卷5，頁531。

子」相互唱和，在望歸心緒之下有了〈岳州九日宴道觀西閣〉：

搖落長年歎，蹉跎遠宦心。北風嘶代馬，南浦宿陽禽。
佳此黃花酌，酣餘白首吟。涼雲霾楚望，濛雨蔽荆岑。
登眺思清景，誰將眷濁陰。釣歌出江霧，樵唱入山林。
魚以嘉名採，木為美材侵。大道由中悟，逍遙匪外尋。
參佐多君子，詞華妙賞音。留為洞庭觀，望古意何深。¹⁰³

這首詩沒有確切繫年，觀其詩意應是初到岳州不久後的作品。開頭感慨已年老色衰卻到遠方為宦，隨後以代馬、陽禽比喻思鄉北歸的心境，可以注意到，代馬出自「古詩十九首」、陽禽出自〈海賦〉，又如之後黃花、白首、楚望、荆岑之屬對，無論在顏色、詞性方面都顯得妥貼精巧，更趨近於典雅的宮廷風格。此外，從詩人選擇五言排律來看，此次設宴，頗有仿擬宮廷讌遊的意味，座上眾君子皆能「詞華妙賞音」，為此宴席增添雅趣。由此可見，張說初抵謫地，還未融入當地名勝，傾向以調動舊有情境與知識體系來理解「岳州」。但也能看到，詩人並不抗拒南方山水，反倒由「誰將眷濁陰」的自怨自艾中逐漸開朗，尋得「大道由中悟，逍遙匪外尋」的自我安頓。最後，不容忽視的是席間「參佐多君子，詞華妙賞音」的動態交錯，正是在觥籌交錯之間，留題於此的雅致，為這片山水增添了人文底蘊。這不僅為洞庭地景留下痕跡，更為文人群體於宮廷之外，重建一處詩性空間，如同在〈岳州西城〉感懷山川四季變化之後的落句「至人今不見，迹滅事空傳」，既流露對歷史記憶斷裂的憂懼，也顯示謫人在政治挫敗後，以另種方式尋求不朽的嘗試。¹⁰⁴而正是這種嘗試，為山水詩的萌發覓得契機。

「眾君子」具體成員，已不得而知，然依現存詩文來看，以張說、張均(c. 697-?)、尹懋(生卒年不詳)、趙冬曦等人交往最為密切。他們悠遊山水之際留下許多唱和詩作，其中以夜遊瀘湖的唱和作品保存較為完整，尹懋也寫了小序：

燕公以蓋司馬初到，趙侍御客焉，聿理方舟，嬉遊瀘壑。覽山川之異，探泉石之奇，騁望崇朝，留樽待月。一時之樂，豈不盛歟。賦詩者列之

¹⁰³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9，頁440。

¹⁰⁴ 同前引，卷8，頁395。

如左，河間尹懋詞也。¹⁰⁵

此序勾勒出一幅地方文人群聚、共遊共賞的圖景，這也是王國瓔將此組詩作稱為「遊宴式山水詩」的理由。¹⁰⁶ 隨著張說與趙冬曦的到來，諸人結伴泛舟、流覽山川泉石，崇朝待月地度過了一段歡快時日，不妨大膽推測，張說在岳州時期的詩作，多數是在相互贈酬或是彼此分享的情境中完成。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為〈秋夜遊澗湖二首〉及其和作，共有四題八首，從中可見人與人之間、人與景物之間情感流轉無礙。此八首篇幅汗漫，在此僅列出具有代表性的對句，以窺測當時盛事：

杳藹入萇壑，冥茫見道心。超然無俗事，清宴有空林。¹⁰⁷

雁飛江月冷，猿嘯野風秋。不是迷鄉路，尋奇處處留。¹⁰⁸

林尋猿狖居，水戲龜鼉穴。朔風吹北雁，芳草亦云歇。¹⁰⁹

這些例子運用屬對以及動詞融入主客觀，進而達到情景交融的感受。首先是尹懋的首唱，形容在天際與山壑間的雲霧幽深飄渺，而在朦朧渾沌之間感受到了超越世俗的「道心」，下句承接此氛圍，扣回夜遊之事，在夜幕之下、湖面之上彷彿當下時空只剩彼此。張說的唱和強調人景之間的交融，「雁飛」、「猿嘯」是常見的洞庭物色，然連結了體感的「江月冷」與「野風秋」，從而具備多層次的視覺、聽覺、觸覺描寫，而人亦置於一方天地之間，以「尋奇」的態度四處留下足跡。從而，在第三例中以「尋」、「戲」連接山林與湖水，意味著人也參與其中，而心之所及的朔風、芳草彷彿有情，都能夠吹拂、歇息。於是乎，在人與人、人與物的互動之間，山水之景被借位成為在場人士所共享之情境，從而浸染情思。質言之，正有這些遊訪尋奇以及相互對答的宴遊活動，使得在宮廷之外的他方，山水不再只是宴會的陪襯景觀，乃躍居為交往、感懷與言志的場域。

最後，要提及一個延伸的案例，用以說明岳州時期「有山川助之」當中山水與抒情的關係。開元五年，王熊（c. 679-?）入朝途經岳州，張說設席送之，席間有〈岳州宴別潭州王熊二首〉、〈奉答張岳州說二首〉，而這組唱和流傳至京，韋嗣

¹⁰⁵ 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5冊，卷123，尹懋〈秋夜遊澗湖二首〉，頁209。

¹⁰⁶ 王國瓔，《中國山水詩研究》，頁238。

¹⁰⁷ 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5冊，卷123，尹懋〈秋夜遊澗湖二首〉，頁209-210。

¹⁰⁸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8，〈秋夜遊澗湖二首〉，頁403。

¹⁰⁹ 同前引，頁403-404。

立 (654-719) 亦有遙和之作〈奉和張岳州王潭州別詩〉。¹¹⁰ 這組橫跨時空的唱和作品，同時帶有貶謫、送別、知己等多種元素，值得細細玩味。張說首唱如下：

絲管清且哀，一曲傾一盃。氣將然諾重，心向友朋開。

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贈君芳杜草，為植建章臺。

縉雲連省閣，溝水遽西東。然諾心猶在，容華歲不同。

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¹¹¹

兩首主題一致、結構相似，但切入點稍有不同：前首從宴會當下說起，在傳杯換盞之際，「然諾重」是雙方意氣相投、友誼堅定不移的象徵，如同過去的季布吳生，如今即將道別，惟贈「芳杜草」為念。芳杜草有許多含意，檢索《藝文類聚》，有〈離騷〉「山中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¹¹² 以及〈隱逸〉類有「獨有栖遲客，留連芳杜心」句，¹¹³ 係將岳州比為偏遠之地，望對方在入朝後能不忘初心。次首則著重在兩人過去情誼，「縉雲」為兵部，指王熊曾為兵部的駕部員外郎、庫部郎中，而「省閣」則為張說自稱，係指兩人分飛二地，如今於此地聚首，顯得格外珍貴。「然諾」二字又再次提及，或為兩人交往的關鍵詞，結尾「誰念三千里，江潭一老翁」之旨，再次強調對方勿忘遠在江湖之上的知己老友。比較兩首的景句，「古木無生意，寒雲若死灰」與「孤城臨楚塞，遠樹入秦宮」，無生意、若死灰為內心不捨情感的外化，然考慮到此詩作於春季，則可更推拓一層，指原本生機勃勃的春季，皆因對方離去而了無生機。「孤城」自然指岳州郡所，「楚塞」則是設宴分別之處，乃想像對方乘船向北，在岸邊連綿林樹陪伴之下回朝，也能視作對好友的祝福，連綿至他方。由此看到，張說在岳州時期能夠有意地透過山水設色表達內心情感，此處不再僅為失意之地，更轉化為連結南北、牽繫舊友、遙相呼應的場域。反觀王熊「歲月方嗟老，江山不惜春」、「興逸方罷釣，帆開欲解船」或是韋嗣立「黃鵠飛將遠，雕龍文為開」、「無因千里駕，忽睹四愁篇」，¹¹⁴ 屬

¹¹⁰ 韋嗣立原詩題作〈余昔忝省閣與岳州張使君潭州王都督同官聯事後承朝譴各自東西張公與王都督別詩二首情頗殷勤余覽以耿歎因遙申和云〉。案：此詩題名在《全唐詩》作「奉和張岳州王潭州別詩」，可知是同一情境下的唱和之作。

¹¹¹ 張說，《張說集校注》，卷 6，頁 261-262。

¹¹² 歐陽詢，《藝文類聚》，卷 81，〈藥香草部上·杜若〉，頁 1393。

¹¹³ 同前引，卷 36，〈人部二十·隱逸上〉，頁 644。

¹¹⁴ 陳尚君纂校，《唐五代詩全編》第 5 冊，卷 123，頁 199；第 3 冊，卷 64，頁 270。

於較直白的表述，但彼此跨時空如同在此地的往來，仍能從詩作中感受到飽滿且豐沛的情意表達。另一方面，若比較先前送北使相關詩作，雖然也是期待對方回朝後能夠提攜，但此處王熊的「忽聞黃鶴曲，更作白頭新」、「離心若危旆，朝夕為君懸」以及韋嗣立的「寧知昔聯事，聽曲有餘哀」、「覽諷歡何已，歡終徒愴然」的回應，¹¹⁵ 顯示一種更加親密的關係，且能透過文本傳遞，將異地江湖的情感延續到宮廷，使之相互共鳴。因此，透過這組跨時空的唱和，可以觀察到山水是如何因文人活動而被重構，也能幫助我們重新思考「有山川助之」的詩學意義，指向在山水之間的人事往來，以及流轉於其間的情思。

綜上所述，本節以貶謫情境為出發點，考慮貶謫與山水如何相連相容，推動文學發展。起初，貶謫途中的山水是充滿獵奇眼光與異己感，張說早期貶謫也是如此，然若干年後來到岳州則呈現不同的面向，最明顯差異是以在地眼光看待之，許多不載於典籍的地點或景觀都納入詩作當中，被視為日常活動的場所。其中，以洞庭湖的刻畫描寫最為深入，且透過不斷遊歷探險，接連展示洞庭湖的不同面貌與意義，也脫離貶謫所既有的眼光與審美。這些種種轉變，其背後也有著相應創作型態改變，為朝向以感官知覺活動為主的抒情方式。與此同時，也不應忽略實際創作的情境，即抒情固然是創作的一環，整體仍舊延續著習以為常的唱和應酬，於是乎，可發現在山水基調之上，亦蘊藏著豐富的人事往來。且從日後編成《岳陽集》來看，在山水與唱和之間，群體抒情蔚然成形，並透過傳播迴向宮廷，隨著日後張說的回歸，再次影響文壇。

五、結論

本文以開元前期的宮廷詩、貶謫詩與山水詩的興起為主軸，探討珠英學士與張說在其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呈現出文人唱和推動由應制向抒情的轉向歷程。進而，嘗試勾勒在貶謫語境中的情感表達與文學實踐的動態過程，予以揭示其在山水與盛唐詩學轉型中的先驅性意義。

首先，本文指出，當宮廷詩人脫離原有應制情境，其創作語法與思維方式勢必有所調整。以神龍之貶前夕的珠英學士為例，雖處於非宮廷語境，詩作中仍可見深受宮廷語法與詩學規範的痕跡。即便地理上遠離朝廷，詩人對宮廷語言秩序的依附

¹¹⁵ 同前引。

與內化仍在，形成「離而未離」的現象，進而為貶謫詩的語法與情志表達提供重要先例。更應強調的是，遠離宮廷並不意味著臣屬身分的消解，反而促使詩人於詩作中以多重方式延續政治與人際關係。張說早期奉使的相關詩作，即多有「回歸朝廷」的寄託，既展現個人情志，也見其社交目的。而透過唱和互動與詩意酬答，詩人得以強化與同僚間的情感認同。可見，即使非身處宮廷，詩歌依舊維持社交功能，保持著屬於宮廷的情意表達方式。

其次，在遭貶的珠英學士群體身上，可以觀察到在遠離宮廷之後，於貶謫語境中回應與重建人際關係。過去往往將宮廷詩與貶謫詩視為風格與功能迥異的兩條文學脈絡，然而，兩造可為延續與轉化的關係。貶謫詩中諸多語法與抒情策略，源自宮廷文人既有的贈酬活動，並在流貶情境下獲得新的政治與情感功能。唱和詩所展現的，是在異地書寫中對舊有集體記憶的再召喚。透過重現宴集唱酬的詩歌語法，逐臣得以表達對朝廷的忠誠與對起復的渴望。此種建立於共同經驗之上的抒情型態，不僅延續了宮廷文化的社交語境，也為日後山水詩的群體抒情奠定基礎。至於贈別詩，則更清楚地顯現出其社交與政治雙重意圖。以張說與往來使臣的贈答為例，其中情誼書寫與自薦姿態並行，藉由詩作的傳遞，爭取朝中關注。由此可見，詩歌在貶謫語境中並非單純的自怨自艾，而是一種承續宮廷社交文化、調度書寫資源、重構人際網絡的積極實踐。此一轉化歷程，亦為貶謫文學與山水詩之間的聯繫開啟了新的可能性。

最後，進一步觀察貶謫語境中山水如何轉化為具抒情的場域，以見在詩學層面的變化。起初，貶謫途中的山川景物往往被視為異地他鄉的象徵，其書寫帶有強烈的驚異與疏離感。張說早期貶謫作品亦是如此，然而，若干年後貶於岳州，則展現出迥然不同的視角。在地景觀不再僅為文化他者，而是融入日常經驗，成為資以「在地眼光」的新視角。以洞庭湖為例，張說透過反覆遊賞，不僅描寫自然景觀，更寄情於此。這意味著從宮廷應制的規範，轉向以感官知覺與情思為主的抒情表現，仍延續著宮廷詩注重人事往還的特色，為兼具人際互動與情感交流的群體書寫。從張說在岳州期間的詩作來看，山水不僅成為抒情對象，更與人事往來密切結合，呈現一幅別樣的群體抒情圖像。此一文學實踐最終由自編的《岳陽集》所彙整傳播，流向宮廷與士林，隨著張說起復再登朝堂，遂進一步形塑盛唐詩壇的審美轉向。由是觀之，貶謫與山水的結合，不僅開啟詩歌創作的視野，更為盛唐文學風格的成熟奠定重要基礎。

總結而言，張說於開元前期的文學實踐揭示了唐代詩歌轉型的多重向度——從

宮廷語法鬆動到抒情主體生成，從忠誠表達到情感網絡經營，從景物描寫到人境互滲的詩學結構。此一轉變不僅有助於重新認識貶謫文學的內在邏輯，更為理解盛唐詩學的醞釀與開展，提供了具有關鍵性意義的觀察維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王 勃 Wang Bo 著，楊曉彩 Yang Xiaocai 點校，《王勃集》*Wang Bo ji*，太原 Taiyuan：三晉出版社 Sanjin chubanshe，2017。
- 司馬光 Sima Guang 編著，胡三省 Hu Sanxing 音註，「標點資治通鑑小組」“Biaodian Zizhi tongjian xiaozu”校點，《資治通鑑》*Zizhi tongjian* 第14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56。
- 杜 佑 Du You 撰，王文錦 Wang Wenjin 等點校，《通典》*Tongdian* 第1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88。
- 沈佺期 Shen Quanki、宋之問 Song Zhiwen 撰，陶敏 Tao Min、易淑瓊 Yi Shuqiong 校注，《沈佺期宋之問集校注》*Shen Quanki Song Zhiwen ji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1。
- 沈德潛 Shen Deqian 編，《唐詩別裁集》*Tangshi biecai j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4。
- 胡應麟 Hu Yinglin，《詩藪》*Shisou*，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1958。
- 范 曄 Fan Ye 撰，李賢 Li Xian 等注，《後漢書》*Houhanshu* 第9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65。
- 計有功 Ji Yougong 撰，王仲鏞 Wang Zhongyong 校箋，《唐詩紀事校箋》*Tangshi jishi jiaojia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07。
- 高步瀛 Gao Buying 選注，《唐宋詩舉要》*Tang Song shi juyao*，臺北 Taipei：里仁書局 Liren shuju，2004。
- 張 說 Zhang Yue 著，熊飛 Xiong Fei 校注，《張說集校注》*Zhang Yue ji jiao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3。
- 陳尚君 Chen Shangjun 輯校，《全唐詩補編》*Quan Tangshi bubian* 上冊，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1992。
- 陳尚君 Chen Shangjun 纂校，《唐五代詩全編》*Tang Wudai shi quanbian*，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2024。
- 陶 澍 Tao Shu 等修纂，何培金 He Peijin 點校，《洞庭湖志》*Dongtinghu zhi*，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shushe，2009。
- 傅璇琮 Fu Xuancong 等編，《唐人選唐詩新編》（增訂本）*Tangren xuan Tangshi xinbian (zengdingbe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4。

- 黃 暉 Huang Hui, 《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Lunheng jiaoshi (fu Liu Pansui jijie)* 第3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90。
- 董 誥 Dong Gao 等編, 《全唐文》*Quan Tangwen* 第3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7。
- 劉 昫 Liu Xu 等, 《舊唐書》*Jiu Tangshu*, 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 《新校本舊唐書附索引》*Xinjiaoben Jiu Tangshu fu suoyin*,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 1981。
- 劉 肅 Liu Su 撰, 許德楠 Xu Denan、李鼎霞 Li Dingxia 點校, 《大唐新語》*Da Tang xiny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84。
- 歐陽修 Ouyang Xiu、宋祁 Song Qi, 《新唐書》*Xin Tangshu*, 收入楊家駱 Yang Jia-luo 主編, 《新校本新唐書附索引》*Xinjiaoben Xin Tangshu fu suoyin*, 臺北 Taipei: 鼎文書局 Dingwen shuju, 1981。
- 歐陽詢 Ouyang Xun 撰, 汪紹楹 Wang Shaoying 校, 《藝文類聚》*Yiwen leiju*,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1965。
- 蕭 統 Xiao Tong 編, 李善 Li Shan 注, 《文選》*Wenxuan* 第5冊,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86。
- 鮑 照 Bao Zhao 著, 丁福林 Ding Fulin、叢玲玲 Cong Lingling 校注, 《鮑照集校注》*Bao Zhao ji jiaozhu* 上冊,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 2012。
- 謝 朓 Xie Tiao 著, 曹融南 Cao Rongnan 校註, 《謝宣城集校註》*Xie Xuancheng ji jiaoz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guji chubanshe, 1991。

二、近人論著

- 王國瓊 Wang Kuo-ying, 《中國山水詩研究》*Zhongguo shanshuishi yanjiu*, 臺北 Taipei: 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 1996。
- 王運熙 Wang Yunxi, 《漢魏六朝唐代文學論叢: 增補本》*Han Wei Liuchao Tangdai wenxue luncong: zengbuben*, 上海 Shanghai: 復旦大學出版社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2。
- 王蘭蘭 Wang Lanlan, 〈《三教珠英》考補與發微〉“Sanjiao zhuying kaobu yu fawei”, 收入杜文玉 Du Wenyu 主編, 《唐史論叢·第17輯》*Tangshi luncong, di 17 ji*, 西安 Xi'an: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總社 Shanxi shifan daxue chuban zongshe, 2014, 頁107-123。
- , 〈五王政變名實考〉“Wu wang zhengbian mingshi kao”, 《唐都學刊》*Tangdu xuekan*, 32.2, 西安 Xi'an: 2016, 頁30-35。
- 史念海 Shi Nianhai, 《中國歷史地理綱要》*Zhongguo lishi dili gangyao* 上冊, 太原 Taiyuan: 山西人民出版社 Shanxi renmin chubanshe, 1991。

- 宇文所安 Stephen Owen 著，賈晉華 Jia Jinhua 譯，《初唐詩》*Chu Tang shi*，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 Lianjing chuban，2007。
- 吳元嘉 Wu Yuan-chia，《張說 (667-730) 及其詩研究》*Zhang Yue (667-730) ji qi shi yanjiu*，香港 Hong Kong：珠海大學博士論文 Zhuhai daxue boshi lunwen，2003。
- 吳淑玲 Wu Shuling，《追隨唐人走天涯：驛路唐詩邊域書寫研究》*Zhuisui Tangren zou tianya: yilu Tangshi bianyu shuxie yanji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24。
- 李豐楙 Lee Fong-mao，《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Wuru yu zhejiang: Liuchao Sui Tang Daojiao wenxue lunji*，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86。
- 杜曉勤 Du Xiaoqin，《初盛唐詩歌的文化闡釋》*Chu sheng Tang shige de wenhua chanshi*，北京 Beijing：東方出版社 Dongfang chubanshe，1997。
- 周 睿 Zhou Rui，《張說：初唐漸盛文學轉型關鍵人物論》*Zhang Yue: chu Tang jiansheng wenxue zhuanxing guanjian renwu lun*，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shuju，2012。
- 周宏偉 Zhou Hongwei，〈洞庭湖變遷的歷史過程再探討〉“Dongtinghu bianqian de lishi guocheng zai tantao”，《中國歷史地理論叢》*Zhongguo lishi dili luncong*，20.2，西安 Xi'an：2005，頁 12-21。
- 尚永亮 Shang Yongliang，《唐五代逐臣與貶謫文學研究》*Tang Wudai zhuchen yu bianzhe wenxue yanjiu*，武漢 Wuhan：武漢大學出版社 Wuhan daxue chubanshe，2007。
- ，〈唐宋貶謫詩的發展嬗變與特點〉“Tang Song bianzheshi de fazhan shanbian yu tedian”，《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Shanxi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30.3，太原 Taiyuan：2007，頁 34-44。
- 林 霞 Lin Xia，〈蹉跎遠宦心：張說的意象書寫與貶謫心態〉“Cuotuo yuanhuan xin: Zhang Yue de yixiang shuxie yu bianzhe xintai”，《海峽人文學刊》*Haixia renwen xuekan*，4.2，福州 Fuzhou：2024，頁 65-73。
- 林文月 Lin Wen-yueh，《山水與古典》*Shanshui yu gudian*，臺北 Taipei：純文學出版社 Chunwenxue chubanshe，1976。
- 唐長孺 Tang Zhangru 等編，《汪錢隋唐史論稿》*Wang Jian Sui Tang shi lungao*，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1981。
- 張蜀蕙 Chang Shu-hui，〈唐代南貶文人的水域書寫〉“Tangdai nanbian wenren de shuiyu shuxie”，收入左鵬軍 Zuo Pengjun 主編，《嶺南學·第 6 輯》*Lingnanxue*，

- di 6 ji, 廣州 Guangzhou: 中山大學出版社 Zhongshan daxue chubanshe, 2015, 頁 100-125。
- _____, 〈唐代南貶文人的物候與風土敘述〉“Tangdai nanbian wenren de wuhou yu fengtu xushu”, 收入《中文學術前沿》編輯委員會 Zhongwen xueshu qianyan bianji weiyuanhui 編, 《中文學術前沿·第9輯》Zhongwen xueshu qianyan, di 9 ji, 杭州 Hangzhou: 浙江大學出版社 Zhejiang daxue chubanshe, 2015, 頁 43-55。
- 許銘全 Hsu Ming-chuan, 〈唐前詩歌中「抒情空間」形成之研究——從空間書寫到抒情空間〉Tang qian shige zhong “shuqing kongjian” xingcheng zhi yanjiu: cong kongjian shuxie dao shuqing kongjian, 臺北 Taipei: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 2010。doi: 10.6342/NTU.2010.03335
- 閔夢涵 Yan Menghan, 〈宋之問二貶嶺南行程及詩路書寫考論〉“Song Zhiwen er bian Lingnan xingcheng ji shilu shuxie kaolun”, 收入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復旦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中心 Jiaoyubu renwen shehui kexue zhongdian yanjiu jidi Fudan daxue Zhongguo gudai wenxue yanjiu zhongxin 主辦, 《中國文學研究·第37輯》Zhongguo wenxue yanjiu, di 37 ji,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2023, 頁 37-60。
- 陳俊強 Chan Chun-keung, 〈唐代的流刑——法律虛與實的一個考察〉“Tangdai de liuxing: falü xu yu shi de yi ge kaocha”, 《興大歷史學報》Xingda lishi xuebao, 18, 臺中 Taichung: 2007, 頁 63-84。doi: 10.29624/CHJH.200706.0004
- 陳祖言 Chen Zu-yan, 《張說年譜》Zhang Yue nianpu, 香港 Hong Kong: 中文大學出版社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1984。doi: 10.978.962201/3223
- 陳偉強 Timothy Wai Keung Chan, 〈王勃《滕王閣序》校訂——兼談日藏卷子本王勃《詩序》〉“Wang Bo Tengwangge xu jiaoding: jian tan Ricang juanziben Wang Bo Shixu”, 《書目季刊》Shumu jikan, 35.3, 臺北 Taipei: 2001, 頁 65-88。doi: 10.6203/BQ.2001.12.35.3.07
- _____, 〈發現、呈獻與被發現——鮑照「從遊」詩題材風格的成因〉“Faxian, chengxian yu bei faxian: Bao Zhao ‘congyou’ shi ticai fengge de chengyin”, 《中國文哲研究通訊》Zhongguo wenzhe yanjiu tongxun, 33.4, 臺北 Taipei: 2023, 頁 147-175。
- 傅璇琮 Fu Xuancong, 《唐宋文史論叢及其他》Tang Song wenshi luncong ji qita, 鄭州 Zhengzhou: 大象出版社 Daxiang chubanshe, 2004。

- 傅璇琮 Fu Xuancong 等，《新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初盛唐卷》*Xinbian Tang Wudai wenxue biannianshi, chu sheng Tang juan*，瀋陽 Shenyang：遼海出版社 Liaohai chubanshe，2012。
- 葛曉音 Ge Xiaoyin，《山水田園詩派研究》*Shanshui tianyuan shipai yanjiu*，瀋陽 Shenyang：遼寧大學出版社 Liaoning daxue chubanshe，1993。
- ，《詩國高潮與盛唐文化》*Shiguo gaochao yu sheng Tang wenhua*，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1998。
- 賈晉華 Jia Jinhua，《唐代集會總集與詩人群研究》（第二版）*Tangdai jihui zongji yu shirenqun yanjiu (di er ban)*，北京 Beijing：北京大學出版社 Beijing daxue chubanshe，2015。
- 熊飛 Xiong Fei，《張說年譜新編》*Zhang Yue nianpu xinbian*，新北 New Taipei：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mulan wenhua chubanshe，2012。
- 聞一多 Wen Yiduo，《唐詩雜論 詩與批評》*Tangshi zalun, Shi yu piping*，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2。
- 趙昌平 Zhao Changping，《趙昌平自選集》*Zhao Changping zixuanji*，桂林 Guilin：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1997。
- 劉全波 Liu Quanbo，〈武周時代的類書編纂者群體及其影響——以「珠英學士」為中心〉“Wu Zhou shidai de leishu bianzuanzhe qunti ji qi yingxiang: yi ‘Zhuying xueshi’ wei zhongxin”，《敦煌學輯刊》*Dunhuangxue jikan*，3，蘭州 Lanzhou：2021，頁 129-146。
- 蔡英俊 Tsai Ying-chun，《游觀、想像與走向山水之路：自然審美感受史的考察》*Youguan, xiangxiang yu zouxiang shanshui zhi lu: ziran shenmei ganshou shi de kaocha*，臺北 Taipei：政大出版社 Zhengda chubanshe，2018。
- 蔡振念 Tsai Chen-nien，〈沈宋貶謫詩在詩史上之新創意義〉“Shen Song bianzheshi zai shishi shang zhi xinchuang yiyi”，《文與哲》*Wen yu zhe*，11，高雄 Kaohsiung：2007，頁 237-262。
- 鄭毓瑜 Cheng Yu-yu，《六朝情境美學綜論》*Liuchao qingjing meixue zonglun*，臺北 Taipei：臺灣學生書局 Taiwan xuesheng shuju，1996。
- 蕭馳 Xiao Chi，《詩與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長》*Shi yu ta de shanhe: zhonggu shanshui meigan de shengzhang*，北京 Beijing：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8。
- 戴霖 Dai Lin，〈唐裴懷古墓誌銘考釋〉“Tang Pei Huaigu muzhiming kaoshi”，《中原文物》*Zhongyuan wenwu*，5，鄭州 Zhengzhou：2005，頁 72-77。

- 薛愛華 Edward Hetzel Schafer 著，程章燦 Cheng Zhangcan、葉蕾蕾 Ye Leilei 譯，
《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Zhuque: Tangdai de nanfang yixiang*，北京 Beijing：
三聯書店 Sanlian shudian，2014。
- 聶永華 Nie Yonghua，〈初唐宮廷詩風流變考論〉*Chu Tang gongting shifeng liubian kaolun*，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2002。
- _____，〈「珠英學士」詩歌活動考論〉“Zhuying xueshi’ shige huodong kaolun”，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Zheng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37.3，鄭州 Zhengzhou：2004，頁 106-110。
- _____，〈神龍之貶與沈宋詩風流變〉“Shenlong zhi bian yu Shen Song shifeng liubian”，
《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Zheng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47.6，鄭州 Zhengzhou：2014，頁 112-117。
- 古川末喜 Furukawa Sueki，〈初唐四傑の文学思想〉“Sho Tō shi ketsu no bungaku shisō”，
《中国文学論集》*Chūgoku bungaku ronshū*，8，福岡 Fukuoka：1979，
頁 1-27。doi: 10.15017/9777
- 安東俊六 Andoo Syunroku，〈景龍宮廷文学の創作基盤〉“Keiryū kyūtei bungaku no sōsaku kiban”，
《中国文学論集》*Chūgoku bungaku ronshū*，3，福岡 Fukuoka：
1972，頁 13-24。doi: 10.15017/9817

Exile Literature and the Rise of Landscape Poetry in the Early High Tang: An Analysis Focusing on Zhang Yue and the *Zhuying* Scholars

Lee Chi-hu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centers on the *Zhuying* scholars 珠英學士 and Zhang Yue 張說 (667–731), examining the rise of exile literature and landscape poetry, and trac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High Tang lyricism. Beginning with the gradual disengagement of court poets from imperially-commissioned poetic contexts, it argues that even outside the court they continued, across displaced locales, to mobilize interpersonal networks and sustain established poetic idioms. Through their poetry, they conveyed encoded professions of loyalty and aspirations for reinstatement, thus exhibiting a tendency to be “detached yet not fully disconnected.” In Zhang Yue’s case, poems of demotion served not only as vehicles of affect but also as instruments of social transaction and political negotiation. Moreover, landscape took on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within exile poetry: what had once been alien and forbidding terrain became the very object of localized lyrical expression. The key to this transition lay in substituting the despair of exile with the act of excursion (*you* 遊), opening a localized vantage that interlaced perception and affect. The collective outings and poetic exchanges (*changhe* 唱和), together with the circulation of collections such as *Yueyangji* 岳陽集, propelled an aesthetic reconfiguration of High Tang poetics. In sum, Zhang Yue’s career vicissitudes and his corpus of exchange poems not only enriched the significance of exile literature, but also fostered the formation of landscape poetry, laying the foundation for the style of the High Tang.

Keywords: Zhang Yue 張說, *Zhuying* scholars 珠英學士, exile, court poetry, landscape poetry

(收稿日期：2025. 7. 8；修正稿日期：2025. 8. 25；通過刊登日期：2025. 10. 17)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email address: chihunglee@saturn.yzu.edu.tw, ORCID: 0009-0008-3789-5940

